

卷之四

紅樓夢卷四十一

第四十一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賈寶玉品茶櫛翠菴

劉老老醉卧怡紅院

話說劉老老兩隻手比着說道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爪衆人聽了開堂大笑起來於是吃過門杯因又鬪趣笑道今兒實說罷我的手腳子粗又喝了酒仔細失手打了這磁杯有木頭的杯取個來我便失了手掉了地下也無碍衆人聽了又笑起來鳳姐兒聽如此說便忙笑追果真要木頭的就取了來可有一句話先說下這木頭的可比不得磁的他都是一套定要吃遍一套方使得劉老老聽了

心下故致道我方纔不過是趣話取笑兒誰知他果真竟
有我時常在鄉紳大家也赴過席金杯銀杯倒都也見過
從沒見有木頭杯的哦是了想必是小孩子們使的木盃
兒不過誑我多喝兩盃別管他橫豎這酒蜜水兒似的名
喝點子也無妨想畢便說取來再商量鳳姐乃命豐兒前
面裡問書架子上有十個竹根套盃取來豐兒聽了纔要
去取鴛鴦笑道我知道你那十個杯還小况且你纔說木
頭的這會子又拿了竹根的來倒不好看不如把我們那
裡的黃楊根子整劑的十個大套盃拿來灌他十下子鳳
姐兒笑道更好了鴛鴦果命人取來劉老老一看又驚又

喜驚的是一連十個挨次大小分下來那大的足足的似
個小盆子極小的還有手裡的盃子兩個大喜的是雕鏤
奇絕一色山水樹木人物並有莛字以及圖印因忙說道
拿了那小的來就是了鳳姐兒笑道這個杯沒有這大量
的所以没人敢使他老老既要好容易找出來必定要挨
次吃一遍纔使得劉老老唬的忙道這個不敢好姑奶奶
饒了我罷賈母薛姨媽王夫人知道他有年紀的人禁不
起忙笑道說是說笑是笑不可多吃了只吃這頭一杯罷
劉老老道阿彌陀佛我還是小杯吃罷把這大杯收着我
帶了家去慢慢的吃罷說的衆人又笑起來鴛鴦無法只

得命人滿斟了一大杯劉老老兩手捧着喝賈母薛姨媽都道慢些不要噎了薛姨媽又命鳳姐兒佈個菜鳳姐笑道老老要吃什麼說出名兒來我夾了喂你劉老老道我知道甚麼名兒樣樣都是好的賈母笑道把茄蕪夾些喂他鳳姐兒聽說依言夾些茄蕪送入劉老老口中因笑道你們天天吃茄子也嚐嚐我們這茄子弄的來可口不可口劉老老笑道別哄我了茄子跑出這個味兒了我們也不用種糧食只種茄子了衆人笑道真是茄子我們再不哄你劉老老咤異道真是茄子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奶再喂我些這一口細嚼嚼鳳姐兒果又夾了些放入他口內

劉老老細嚼了半日笑道雖有一點茄子香只是還不像是茄子告訴我是一個什麼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吃去鳳姐兒笑道這也不難你把纜下來的茄子把皮鏟了只要淨肉切成碎釘子用雞油炸了再用雞肉脯子合香菌新筍蔴菇五香豆腐乾子各色乾果子都切成釘兒拿雞湯喂乾將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磁罐子裡封嚴要吃時拿出來用炒的雞瓜子一拌就是了劉老老聽了搖頭吐舌說我的佛祖倒得十來隻雞來配他怪道這個味兒一面笑一面慢慢的吃完了酒還只管細玩那杯子鳳姐兒笑道還是不足興再吃一杯罷劉老老忙道了不得那

就醉死了我因爲愛這樣兒好看虧他怎麼做來鴛鴦笑道酒吃完了到底這孟子是什麼木頭的劉老老笑道怨不得姑娘不認得你們在這金門綉房的如何認得木頭我們成日家和樹林子做街坊困了枕着他睡乏了靠着坐荒年間餓了還吃他眼睛裡天天見他耳朵裡天天聽他嘴兒裡天天說他所以好歹真假我是認得的讓我認一認一面說一面細細端詳了半日道你們這樣人家斷沒有那賤東西那容易得的木頭你們也不收着了我掂着這麼體沉斷乎不是楊木一定是黃松做的衆人聽了闌堂大笑起來只見一個婆子走來請問賈母說姑娘

們都到了藕香榭請示下就演罷還是再等一回子賈母忙笑道可是倒忘了他們就叫他們演罷那個婆子答應去了不一時只聽得簫管悠揚笙笛並發正值風清氣爽之時那樂聲穿林度水而來自然使人神怡心曠寶玉先禁不住拿起壺來斟了一盃一口飲盡復又斟上纔要飲只見王夫人也要飲令人換煖酒寶玉連忙將自己的盃捧了過來送到王夫人口邊王夫人便就他手內吃了兩口一時煖酒來了寶玉仍歸舊坐王夫人提了煖壺下席來衆人都出了席薛姨媽也站起來賈母忙命李鳳二人接過壺來讓你姑媽坐了大家纔便王夫人見如此說方

將壺遞與鳳姐兒自己歸坐賈母笑道大家吃上兩盃今日着實有趣說着擎盃讓薛姨媽又向湘雲寶釵道你姐妹兩個也吃一盃你林妹妹不大會吃也別饒他說着自己也乾了湘雲寶釵黛玉也都吃了當下劉老老聽見這般音樂且又有了酒越發喜得手舞足踏起來寶玉因下席過來向黛玉笑道你瞧劉老老的样子黛玉笑道當日聖樂一奏百獸率舞如今纔一牛耳眾姐妹都笑了須臾樂止薛姨媽笑道大家的酒也都有了且出去散散再坐罷賈母也正要散散於是大家出席都隨着賈母遊玩賈母因要帶着劉老老散悶遂攜了劉老老至山前樹下盤

桓了半晌又說與他這是甚麼樹這是甚麼石這是甚麼花劉老老一一領會又向賈母道誰知城裡不但人尊貴連雀兒也是尊貴的偏這雀兒到了你們這裡他也變俊了也會說話了衆人不解因問什麼雀兒變俊了會說話了劉老老道那廊上金架子上站的綠毛紅嘴是鸚哥兒我是認得的那籠子裡的黑老鴿子又長出鳳頭來也會說話呢衆人聽了又都笑將起來一時只見了頭們來請用點心賈母道吃了兩杯酒倒也不餓也罷就拿這裡來大家隨便吃些罷了頭聽說便去抬了兩張几來又端了兩個小捧盒揭開看時每個盒內兩樣這盒內是兩樣蒸

食一樣是藕粉桂花糖糕一樣是松瓢鵝油捲那盒內是兩樣炸的一樣是只有一寸來大的小餃兒賈母因問甚麼餡子婆子們忙問是螃蟹的賈母聽了皺眉說道這會子油膩膩的誰吃這個又看那一樣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麵菓也不喜歡因讓姨媽吃薛姨媽只揀了一塊糕賈母揀了一個捲子只嚐了一嚐剩的半個遞與了頭了劉老老因見那小麩菓子都玲瓏剔透各色各樣又揀了一朵牡丹花樣的來道我們鄉裡最巧的姐兒們剪子也不能鉸出這樣個紙的來我又愛吃又捨不得吃包些家去給他們做花樣子去倒好衆人都笑了賈母笑道家去我送

你一磁罈子你先趁熱吃這個罷別人不過揀各人愛吃的揀了一兩樣就算了劉老老原不曾吃過這些東西且都做的小巧不顯堆垛的他和板兒每樣吃了些就去了半盤了剩的鳳姐又命攢了兩盤並一個攢盒與文官等吃去忽見奶子抱了大姐兒來大家哄他頑了一會那大姐兒因抱着一個大柚子頑忽見板兒抱着一個佛手大姐便耍了鬢哄他取去大姐兒等不得便哭了衆人忙把柚子給了板兒將板兒的佛手哄過來與他纔罷那板兒因頑了半日佛手此刻又兩手抓着些菓子吃又忽見這一個柚子又香又圓更覺好頑且當球踢着頑去也就不要

佛手了當下賈母等吃過了茶又帶了劉老老至櫳翠菴來妙玉忙接了進去衆人至院中見花木繁盛賈母笑道倒底是他們修行人沒事常常修理比別處越發好看一面說一面便往東禪堂來妙玉笑往裡讓賈母道我們纔都吃了酒肉你這裡頭有菩薩沖了罪過我們這裡坐坐把你的好茶拿來我們吃一盃就去了寶玉留神看他是怎麼行事只見妙玉親自捧了一個海棠花式雕漆填金雲龍獻壽的小茶盤裡面放一個成窑五彩小蓋鍾捧與賈母賈母道我不吃六安茶妙玉笑說知道這是老君眉賈母接了又問是甚麼水妙玉道是舊年蠲的雨水賈母

便吃了半盞笑着遞與劉老老說你嚐嚐這個茶劉老老便一口吃盡笑道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濃些更好了賈母衆人都笑起來然後衆人都是一色的官窑脫胎填白蓋盃那妙玉便把寶釵黛玉的衣襟一拉二人隨他出去寶玉悄悄的隨後跟了來只見妙玉讓他在耳房內寶釵便坐在榻上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團上妙玉自向風爐上煽滾了水另泡了一壺茶寶玉便走了進來笑道偏你們吃體己茶呢二人都笑道你又趕了來撒茶吃這裡並沒你吃的妙玉剛要去取杯只見道婆收了上面茶盞來妙玉忙命將那成窑的茶杯別收了擱在外頭去罷

寶玉會意知爲劉老老吃了他嫌醜賸不要了又見妙玉另拿出兩隻盃來一個傍邊有一耳盃上鑄着弧爬字三個隸字後有一行小真字是王愷珍玩又有宋元豐五年四月眉山蘇軾見於秘府一行小字妙玉斟了一盞遞與寶釵那一隻形似鉢而小也有三個垂珠篆字鑄着點犀盞妙玉斟了一盞與黛玉仍將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隻綠玉斗來斟與寶玉寶玉笑道常言世法平等他兩個就用那樣古玩奇珍我就是個俗器了妙玉道這是俗器不是我說狂話只怕你家裡未必找的出這麼一個俗器來呢寶玉笑道俗語說隨鄉入鄉到了你這裡自然把這

金珠玉寶一概貶爲俗器了妙玉聽如此說十分歡喜遂又尋出一隻九曲十環一環二十節蟠虬整雕竹根的一個大盞出來笑道就剩了這一個你可吃的了這一海寶玉喜的忙道吃的了妙玉笑道你雖吃的了也沒這些茶你遭蹋豈不聞一杯爲品二杯卽是解渴的蠢物三盃便是飲驢了你吃這一海更成什麼說的寶釵黛玉寶玉都笑了妙玉執壺只向海內斟了約有一盃寶玉細細吃了果覺輕清無比賞讚不絕妙玉正色道你這遭吃茶是托他兩個的福獨你來了我是不能給你吃的寶玉笑道我深知道我也不領你的情只謝他二人便了妙玉聽了方

說這話明白黛玉因問這也是舊年的雨水妙玉冷笑道
你這麼個人竟是大俗人連水也嚐不出來這是五年前
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統共得了那一
鬼臉青的花甕一甕總捨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纔
開了我只吃過一回這是第二回了你怎麼嚐不對來隔
年蠲的雨水那有這樣清淳如何吃得黛玉知他天性怪
僻不好多話亦不好多坐吃過茶便約着寶釵走了出來
寶玉和妙玉陪笑道那茶杯雖然腌臢了白擦了豈不可
惜依我說不如就給了那貧婆子罷他賣了也可以度日
你道使得麼妙玉聽了想了一想點頭說道這也罷了幸

而那盃子是我沒吃過的若是我吃過的我就砸碎了也
不能給他你要給他我也不管你只交給他快拿了去罷
寶玉道自然如此你那裡和他說話去越發連你都腌臢
了只交與我就是了妙玉便命人拿來遞與寶玉寶玉接
了又道等我們出去了我叫幾個小么兒來河裡打幾桶
水來洗地如何妙玉笑道這更好了只是你囑咐他們拍
了水只擱在山門外頭墻根下別進門來寶玉道這是自
然的說着便袖着那盃遞與賈母房中的小了頭子拿着
說明日劉老老家去給他帶去罷交代明白賈母已經出
來要回去妙玉亦不甚留送出山門回身便將門閉了不

在話下且說賈母因覺身上乏倦便命王夫人和迎春姊妹陪了薛姨媽去吃酒自己便往稻香村來歇息鳳姐忙命人將小竹槓抬來賈母坐上兩個婆子抬起鳳姐李紈和衆了頭婆子圍隨去了不在話下這裡薛姨媽也就辭出王夫人打發文官等出去將攢盒散與衆了頭們吃去自己便也乘空歇着隨便歪在方纜賈母坐的榻上命一個小丫頭放下簾子來又命搵着腿吩咐他老太太那裡有信你就叫我說着也歪着睡着了寶玉湘雲等看着了頭們將攢盒擱在山石上也有坐在山石上的也有坐在草地下的也有靠着樹的也有傍着水的倒也十分熱鬧

一時又見鴛鴦來了要帶着劉老老逛衆人也都跟着取笑一時來至省親別墅的牌坊底下劉老老道噯呀這裡還有大廟呢說着便爬下磕頭衆人笑灣了腰劉老老道笑甚麼這牌樓上字我都認得我們那裡這樣的廟宇最多都是這樣的牌坊那字就是廟的名字衆人笑道你認得這是甚麼廟劉老老便抬頭指那字道這不是玉皇寶殿四字衆人笑的拍手打掌還要拿他取笑劉老老覺得腹內一陣亂響忙的拉着一個丫頭要了兩張紙就解衣衆人又是笑又忙喝他這裡使不得忙命一個婆子帶了東北角上去了那婆子指與他地方便樂得走開去歇息

那劉老老因喝了些酒他脾氣不與黃酒相宜且吃了許多油膩飲食發渴多喝了幾盃茶不免通瀉起來蹲了半日方完及出廁來酒被風吹且年邁之人蹲了半天忽一起身只覺得眼花頭暈辨不出路徑四顧一望皆是樹木山石樓臺房舍却不知那一處是往那一路去的了只得順着一條石子路慢慢的走來及至到了房舍跟前又找不着門再找了半日忽見一帶竹籬劉老老心中自忖道這裡也有扁荳架子一面想一面順着花障走了來得了一個月洞門進去只見迎面一帶水池只有七八尺寬石頭砌岸裡面碧波清水流往那邊去了上面有一塊白石

橫架在上面劉老老便踱過石去順着石子甬路走去轉了兩個灣子只見有個房門於是進了房門便見迎面一個女孩兒滿面含笑迎出來劉老老忙笑道姑娘們把我丟下了叫我碰頭碰在這裡來說了只覺那女孩兒不答劉老老便起來拉他的手咕咚一聲便撞到板壁上把頭碰的生疼細瞧了一瞧原來是一幅畫兒劉老老自忖道原來畫兒有這樣凸出來的一面想一面看一面又用手摸去却是一色平的點頭歎了兩聲一轉身方得了一個小門門上掛着蔥綠撒花軟簾劉老老掀簾進去抬頭一看只見四面牆壁玲瓏剔透琴劍瓶爐皆貼在牆上錦籠

紗罩金彩珠光連地下跣的磚皆是碧綠鑿花竟越發把
眼花了我門出去那裡有門左一架書右一架屏剛從屏
後得了一個門只見一個老婆子也從外面迎了他進來
劉老者咤異心中恍惚莫非是他親家母因連忙問道你
想是見我這幾日沒家去虧你找我求那位姑娘帶你進
去又見他戴着滿頭花劉老者笑道你好沒見世面見這
園裡的花好你就沒死活戴了一頭說着那老婆子只是
笑也不答言便心中忽然想起常聽富貴人家有一種穿
衣鏡這別是我在鏡子裡頭麼想畢伸手一摸再仔細一
看可不是四面雕空紫檀板壁將這鏡子嵌在中間因說

這已經攔住如何走出去呢一面說一面只管用手摸這
鏡子原是西洋機括可以開合不意劉老者老亂摸之間其
力巧合便撞開了消息掩過鏡子露出門來劉老者又驚
又喜遂走出來忽見有一副最精緻的牀帳他此時又帶
了七八分的酒又走乏了便一屁股坐在牀上只說歇歇
不成望身不由已便前仰後合的朦朧着兩眼一歪身就
睡熟在牀上且說衆人等他不見板兒沒了他老老急的
哭了衆人都笑道別是掉在茅廝裡了快叫人去瞧瞧因
命兩個婆子去我回來說沒有衆人各處搜尋不見龔人
故效道一定他醉了迷了路順着這一條路往我們後房

子裡去了若進了花障子到後房門進去雖然碰頭還有
小了頭子們知道若不進花障子去再往西南上去若透
出去還好若透不出去可殺他透一會子好的我且瞧瞧
去一面說着一面回來進了怡紅院便叫人誰知那幾個
在房裡的小了頭已偷空頑去了襲人一直進了房門轉
過集錦榻子就聽的駢駒如雷忙進來只聞得酒屁臭氣
滿屋一瞧只見劉老老扎手舞腳的仰臥在牀上襲人這
一驚不小慌忙的趕上來將他沒死活的推醒那劉老老
驚醒睜眼見襲人連忙爬起來道姑娘我該死了我失錯
並沒弄腌臢了牀一面說一面用手去揮襲人恐驚動了

人被寶玉知道了只向他搖手不叫他說話忙將當地大
鼎內貯了三四把百合香仍用罩子罩上所喜不會嘔吐
忙悄悄的笑道不相干有我呢你隨我出來劉老老答應
着跟了襲人出至小了頭子們房中命他坐下向他道你
說醉倒在山子石上打了個盹兒劉老老答應是又與他
兩盃茶吃方覺酒醒了因問道這是那個小姐的綉房這
樣精緻我就像到了天宮裡的一樣襲人微笑道這個
麼是寶二爺的臥室那劉老老嚇的不敢做聲襲人帶他
從前面出去見了衆人只說他在草地下面睡着了帶了他
來的衆人都不理會也就罷了一時賈母醒了就在稻香

村擺晚飯賈母因覺懶懶的也沒吃飯便坐了竹椅小廠
轎回至房中歇息命鳳姐兒等去吃飯他姊妹方復進園
來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評曰

竹根杯引出黃楊杯文情曲折

若無黃楊大套杯劉老老何至醉卧寶玉牀若非劉
老老腹瀉何由走入怡紅院一路敘來有情有景

竹根黃松楊木俱是陪襯黃楊杯却先後錯綜寫出
無一筆重複

寶玉等聽曲飲酒是劉老老醉後餘波

劉老老極村俗妙玉極僻潔兩兩相形覺村俗却在
人情之內僻潔反在人情之外甯爲老老母爲妙玉
妙玉拉寶釵黛玉衣襟心中非無寶玉只是不好拉
耳若心中無寶玉因何劉老老吃的茶杯便嫌腌臢
不要自己常吃的綠玉斗便斟茶與寶玉又尋出竹
根大海來且肯將成窑茶杯給與寶玉聽他轉給劉
老老是作者皮裏陽秋不可不知

妙玉向寶玉說你獨來我不肯給你吃是假撇清語
轉覺欲蓋彌張

妙玉出家人何以有許多古玩茶器五年前又任元

墓佳形迹殊屬可疑

劉老老悞入怡紅院一段文章有疑鬼疑神之筆又
照應鳳姐代插滿頭花想見席中醉態真可發笑
大姐來園中引出後文送祟取名情事

紅樓夢卷四十一終

紅樓夢卷四十二

第四十二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蘅蕪君蘭言解疑癖

瀟湘子雅諄補餘音

話說他姊妹復進園來吃過飯大家散出都無別話且說
劉老老帶着板兒先來見鳳姐兒說明日一早定要家去
了雖然住了兩三天日子却不多把古往今來沒見過的
沒吃過的沒聽見的都經驗了難得老太太和姑奶奶並
那些小姐們連各房裡的姑娘們都這樣憐貧惜老炤看
我我這一回去沒別的報答惟有請些高香天天給你們
念佛保佑你們長命百歲的就算我的心了鳳姐兒笑道

你別喜歡都是爲你老太太也被風吹病了睡着不舒服
我們大姐兒也着了涼在那裡發熱呢劉老老聽了忙嘆
道老太太有年紀的不慣十分勞乏的鳳姐兒道從來沒
像昨兒高興爲你在這裡要叫都逛逛一個園子倒走了
多半個大姐兒因爲我找你太太遞了一塊糕給他誰
知風地裡吃了就發熱起來劉老老道大姐兒只怕不大
進園子生地方兒小人兒家原不該去比不得我們的孩
子會走了那個坟圈子裡不跑去一則風撲了也是有的
二則只怕他身上干淨眼睛又淨或是遇見甚麼神了依
我說給他瞧瞧崇書本子仔細撞客着一語提醒了鳳姐

兒便叫平兒拿出玉匣記來着彩明來念彩明翻了一回
念道八月二十五日病者正西方得遇花神身沉不思飲
食用白錢七張在正西四十步送之卽安鳳姐兒笑道果
然不錯園子裡頭可不是花神只怕老太太也是遇見了
一面命人請兩分紙錢來着兩個人來一個與賈母送崇
一個與大姐兒送崇果見大姐兒安穩睡了鳳姐兒笑道
倒底是你們有年紀的經歷的多我這大姐兒時常肯病
也不知是甚麼原故劉老老道這也有的富貴人家養的
孩子都姣嫩自然禁不得一些兒委屈再他小人兒家過
於尊貴了也禁不起已後姑奶奶倒少疼他些就好了鳳

續修紅樓夢
姐兒道這也有理我想起來他還沒個名子你就給他起個名字借借你的壽二則你們是莊家人不怕你惱到底貧苦些你貧苦人起個名字只怕壓的住他劉老老聽說便想了一想笑道不知他是幾時生的鳳姐兒道正是生的日子不好呢可巧是七月初七日劉老老忙笑道這個正好就叫做巧姐兒好這個叫做以毒攻毒以火攻火的法子姑奶奶定依我這名字必然長命百歲日後大了各人成家立業或一時有不遂心的事必然遇難成祥逢凶化吉都從這巧字兒來鳳姐兒聽了自是歡喜忙謝道只保佑他應了你的話就好了說着叫平兒來吩咐道明兒

借們有事恐怕不得閑兒你這空兒閒着把送老老的東西打點了他明兒一早就好走得便宜了劉老老道不敢多破費了已經造擾了幾日又拿着走越覺心裡不安起來鳳姐兒道也沒有甚麼不過隨常的東西好也罷歹也罷帶了去你們街坊隣舍看着也熱鬧些也是上城一次說着只見平兒走來說老老過這邊瞧瞧劉老老忙跟了平兒到那邊屋裡只見堆着半炕東西平兒一一的拿與他瞧着又說道這是昨日你要的青紗一疋奶奶另外送你一個實地月白紗做裡子這是兩個繭紬做襖兒裙子都好這包袱裡是兩疋紬子年下做件衣裳穿這是一盒

各樣內造點心也有你吃過的也有沒吃過的拿去擺碟子請客比你們買的強些這兩條口袋是你昨日裝瓜菓子的如今這一個裡頭裝了兩斗御田粳米熬粥是難得的這一條裡是園子裡的菓子和各樣乾菓這一包是八兩銀子這都是我們奶奶的這兩包每包五十兩共是一百兩是太太給的叫你拿去或者做個小木買賣或者置幾畝地已後再別求親靠友的說着又悄悄笑道這兩件襖兒和兩條裙子還有四塊包頭一包絨線這是我送老老的那衣裳雖是舊的我也沒大狠穿你要棄嫌我就不敢說了平兒說一樣劉老老就念一句佛已經念了幾

千佛了又見平兒也送他這些東西又如此謙遜忙笑說道姑娘說那裡話這樣好東西我還棄嫌我便有銀子沒處買這樣的去呢只是我怪臊的收了又不好不收又辜負了姑娘的心平兒笑道休說外話偕們都是自己纔這樣你放心收了罷我還和你要東西呢到年下你只把你們曬的那個灰條菜乾子和缸荳扁荳茄子葫蘆條兒各樣乾菜帶些來我們這裡上上下下都愛吃這個就算了別的一槩不要別罔費了心劉老老千恩萬謝的答應了平兒道你只管睡你的去我替你收拾妥當了就放在這裡明兒一早打發小廝們僱輛車裝上不用你費一點

心的劉老老越發感激不盡過來又千恩萬謝的辭了鳳姐兒過賈母這邊睡了一夜次早梳洗了就要告辭因賈母欠安衆人都過來請安出去傳請大夫一時婆子回大夫來了老嫗嫗請賈母進幔子去坐賈母道我也老了那裡養不出那阿物兒來還怕他不成不要放幔子就這樣瞧罷衆婆子聽了便拿過一張小棹子來放下一個小枕頭便命人請一時只見賈珍賈璉賈蓉三個人將王太醫領來王太醫不敢走甬路只走傍階跟着賈珍到了台階上早有兩個婆子在兩邊打起簾子兩個婆子在前引導進去又見寶玉迎了出來只見賈母穿着青縐紬一斗珠

的羊皮掛子端坐在榻上兩邊四個未留頭的小丫鬟都拿着蠅刷漱盂等物又有五六个老嫗嫗雁翅擺在兩傍碧紗厨後隱隱約約有許多穿紅着綠戴寶插金的人王太醫便不敢抬頭忙上來請了安賈母見他穿着六品服色便知是御醫了含笑問供奉好因問賈珍這位供奉貴姓賈珍等忙回姓王賈母笑道當日太醫院正堂有個王君効好脈息王太醫忙躬身低頭含笑因說那是晚生家叔祖賈母聽了笑道原來這樣也算是世交了一面說一面慢慢的伸手放在小枕頭上嫗嫗端着一張小杌子放在小桌前面畧偏些王太醫便屈一膝坐下歪着頭診了

半日又眈了那隻手忙欠身低頭退出賈母笑說勞動了
珍兒讓出去好生看茶賈珍賈璉等忙答應了幾個是復
領王太醫到外書房中王太醫說太夫人並無別症偶感
一點風寒究竟不用吃藥不過略清淡些常煖着一點兒
就好了如今寫個方子在這裡若老人家愛吃便按方煎
一劑吃若懶怠吃也就罷了說着吃茶寫了方子剛要告
辭只見奶子抱了大姐兒出來笑說王老爺也瞧瞧我們
姐兒王太醫聽說忙起身就奶子懷中左手托着大姐兒
的手右手眈了一眈又摸了一摸頭又叫伸出舌頭來瞧
瞧笑道我說着姐兒又罵我了只是要清清淨淨的餓兩

頭就好了不必吃煎藥我送丸藥來臨睡時用薑湯研開
吃下去就是了說畢告辭而去賈珍等拿了藥方來回明
賈母原故將藥方放在案上出去不在話下這裡王夫人
和李紈鳳姐兒寶釵姊妹等見大夫出去方從廚後出來
王夫人略坐一坐也回房去了劉老老見無事方上來和
賈母告辭賈母說閒了再來又命鴛鴦來好生打發劉老
老出去我身上不好不能送你劉老老道了謝又作辭方
向鴛鴦出來到了下房鴛鴦指炕上一個包袱說道這是
老太太的幾件衣裳都是往年間生日節下衆人孝敬的
老太太從不穿人家做的收着也可惜却是一次也沒穿

過昨日叫我拿出兩套兒送你帶去或送人或自己家
裡穿罷別見笑這盒子裡是你要的麵菓子這包兒裡是
你前兒說的藥梅花點舌丹也有紫金錠也有活絡丹也
有催生保命丹也有每一樣是一張方子包着總包在裡
頭了這是兩個荷包帶着頑罷說着便抽開繫子掏出兩
個筆錠如意的銀子來與他瞧又笑道荷包拿去這個留
下給我罷劉老老已喜出望外早又念了幾千佛臨鴛鴦
如此說便說道姑娘只管留下罷了鴛鴦見他信以為真
笑着仍與他裝上說道哄你頑呢我有好些呢留着年下
給小孩子們罷說着只見一個小了頭拿了個成窰錘子

來遞與劉老老這是寶二爺給你的劉老老道這是那裡
說起我那一世修來的今兒這樣說着便接了過來鴛鴦
道前兒我叫你洗澡換的衣裳是我的你不棄嫌我還有
幾件也送你罷劉老老又忙道謝鴛鴦果然又拿出幾件
來與他包好劉老老又要到園中辭謝寶玉和眾姊妹王
夫人等去鴛鴦道不用去了他們這會子也不見人回來
我替你說罷閑了再來又命了一個老婆子吩咐他二門
上叫兩個小廝來幫着老老拿了東西送去婆子答應了
又和劉老老到了鳳姐兒那邊一併拿了東西在角門上
命小廝們搬了出去直送劉老老上車去了不在話下且

說寶釵等吃過早飯又往賈母處問安回園至分路之處
寶釵便叫黛玉道顰兒跟我來有一句話問你黛玉便同
了寶釵來至蘅蕪苑中進了房寶釵便坐了笑道你跪下
我要畚你黛玉不解何故因笑道你瞧寶釵了頭瘋了審問
我甚麼寶釵冷笑道好個千金小姐好個不出閨門的女
孩兒滿嘴裡說的是甚麼你只實說便罷黛玉不解只管
發笑心裡也不免疑惑起來口裡只說我會說甚麼你不
過要捏我的錯兒罷了你倒說出來我聽聽寶釵笑道你
還要慙兒昨兒行酒令你說的是甚麼我竟不知是那裡
來的黛玉一想方想起來昨兒失於檢點那牡丹亭西廂

記說了兩句不覺紅了臉便上來攬着寶釵笑道好姐姐
原是我不知道隨口說的你教給我再不說了寶釵笑道
我也不知道聽你說的怪生的所以請教你黛玉道好姐
姐你別說與別人我已後再不說了寶釵見他羞的滿臉
飛紅滿口央告便不肯再往下追問因拉他坐下吃茶款
款的告訴他道你當我是誰我也是個淘氣的從小兒七
八歲上也穀個人纔的我們家也算是個讀書人家祖父
手裡也極愛藏書先時人口多姊妹兄弟也在一處都怕
看正經書弟兄們也有愛詩的也有愛詞的諸如這些西
廂琵琶以及元人百種無所不有他們背着我們偷看我

們也背着他們偷着後來大人知道了打的打罵的罵燒的燒丟開了所以僭們女孩兒家不認字的倒好男人們讀書不明理尙且不如不讀書的好何況你我連做詩寫字等事這也不是你我分內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內之事男人們讀書明理輔國治民這更好了只是如今並聽不見有這樣的人讀了書倒更壞了這並不是書誤了他可惜他把書遭塌了所以竟不如耕種買賣倒沒有甚麼大害處至於你我只該做些針線紡績的事纔是偏又認得幾個字既認得了字不過揀那正經書看也罷了最怕見些雜書移了情性就不可救了一席話說的黛玉垂

頭吃茶心下暗服只有答應是的一字忽見素雲進來說我們奶奶請二位姑娘商議要緊的事呢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史姑娘寶二爺都等着呢寶釵道又是甚麼事黛玉道僭們到了那裡就知道了說着便和寶釵往稻香村來果見衆人都在那裡李執見了他兩個笑道社還沒起就有脫滑兒的了四了頭要告一年的假呢黛玉笑道都是老太太昨兒一句話又叫他畫甚麼園子圖兒惹得他樂得告假了探春笑道也別怪老太太都是劉老老一句話黛玉忙笑接道可是呢都是他的一句話他是那一門子的老老直叫他是個母蝗虫就是了說着大家都笑起

來寶釵笑道世上的話到了鳳了頭嘴裡也就盡了幸而鳳了頭不認得字不大通不過一概是市俗取笑更有顰兒這促狹嘴他用春秋的法子市俗的粗話撮其要刪其繁再加潤色比方出來一句是一句這母蝗虫三字把昨兒那些形景都現出來了虧他想的到也快眾人聽了都笑道你這一註解也就不在他兩個以下了李紈道我請你們大家商議給他多少日子的假我給了他一個月的假他嫌少你們怎麼說黛玉道論理一年也不多這園子蓋纔蓋了一年如今要畫自然得二年的工夫呢又要研墨又要蘸筆又要鋪紙又要着顏色又要剛說到這裡黛玉也自掌不住笑道又要照着這樣兒慢慢的畫可不得二年的工夫眾人聽了都拍手笑個不住寶釵笑道有趣最妙落後一句是慢慢的畫他可不畫去怎麼就有了呢所以昨兒那些笑話兒雖然可笑回想是没味的你們細想想顰兒這幾句話雖没甚麼回想却有滋味我倒笑的動不得了惜春道都是寶姐姐讚的他越發逞強這會子拿我又取笑兒黛玉忙拉他笑道我且問你還是單畫這園子呢還是連我們眾人都畫在上頭呢惜春道原是只畫這園子的昨兒老太太又說單畫園子成個房樣子了叫連人都畫上就像行樂似的纔好我又不曾這工細樓臺

又不曾畫人物又不好駁回正爲這個爲難呢黛玉道人物還容易你草虫上不能李執道你又說不通的話了這個上頭那裡又用的着草虫或者翎毛倒要點綴一兩樣黛玉笑道別的草虫不畫罷了昨兒母蝗虫不畫上豈不缺了典衆人聽了又都笑起來黛玉一面笑的兩手捧着胸口一面說道你快畫罷我連題跋都有了起了名字就叫做攜蝗大嚼圖衆人聽了越發闐然大笑的前仰後合只聽咕咚一聲响不知甚麼倒了急忙看原來是史湘雲伏着椅子背兒上那椅子原不曾放穩被他全身伏着肯子大笑他又不防兩下裡錯了筭向東一歪連人帶椅子

都歪倒了幸有板壁擋住不曾落地衆人一見越發笑個不住寶玉忙趕上去扶住了起來方漸漸止了笑寶玉和黛玉使個眼色兒黛玉會意便走至裡間將鏡袱揭起照了照只見兩髻畧鬆了些忙開了李執的粧奩拿出抿子來對鏡抿了兩抿仍舊收拾好了方出來指着李執道這是叫你帶着我們做針線教道理呢你反招了我們來大頑大笑的李執笑道你們聽他這可話他領着頭兒鬧引着人笑了倒賴我的不是真真恨的我只保佑你明兒得一個利害婆婆再得幾個干才萬惡的大姑子小姑子試試你那會子還這麼刁不刁了黛玉早紅了臉拉着寶釵

續傳名相夢
說俗們放他一年的假罷寶釵道我有一句公道話你們聽聽藕了頭雖會畫不過是幾筆寫意如今畫這園子非離了肚子裡頭有些邱壑的如何成畫這園子却是像畫兒一般山石樹木樓閣房屋遠近疎密也不多也不少恰恰的是這樣你若照樣兒往紙上一畫是必不能討好的這要看紙的地步遠近該多該少分主分賓該添的要添該藏該減的要藏要減該露的要露這一起了稿子再端詳斟酌方成一幅圖樣第二件這些樓臺房舍是必要界劃的一點兒不留神欄桿也歪了柱子也塌了門牕也倒豎過來塔砌也離了縫甚至桌子擠到牆裡頭去花盆放

在簾子上來豈不倒成了一張笑話兒了第三要安插人物也要有疎密有高低衣摺裙帶指手足步最是要緊一筆不細不是腫了手就是癩了腳染臉撕髮倒是小事依我看來竟難的狠如今一年的假也太多一月的假也太少竟給他半年的假再派了寶兄弟幫着他並不是爲寶兄弟知道教着他畫那就更悞了事爲的是有不知道的或難安插的寶兄弟好拿出來問問那會畫的相公就容易了寶玉聽了先喜的說這話極是詹子亮的工細樓臺就極好程日興的美人是絕技如今就問他們去寶釵道我說你是無事忙說了一聲你就問他去也等着商議定

了再去如今且說拿甚麼畫寶玉道家裡有雪浪紙又大
又托墨寶釵冷笑道我說你不中用那雪浪紙寫字畫寫
意畫兒或是會山水的畫南宋山水托墨禁得皴染拿了
畫這個又不托色又難烘畫也不好紙也可惜我教給你
一個法子原先蓋這圍子就有一張細緻圖樣雖是畫工
描的那地步方向是不錯的你和太太要了出來也比着
那紙大小和鳳了頭要一塊重絹交給外邊相公們叫他
炤着這圍樣刪補着立了稿子添了人物就是了就配着
這些青綠顏色並泥金泥銀也得他們配去你們也得另
攏上風爐子預備化膠出膠洗筆還得一個粉油大案鋪

上瓊子你們那些碟子也不全筆也不全都從新再弄一
分兒纔好惜春道我何曾有這些畫器不過隨手的筆畫
畫罷了就是顏色只有赭石廣花簾黃胭脂這四樣再有
不過是兩支著色的筆就完了寶釵道你何不早說這些
東西我却還有只是你用不著給你也白放着如今我且
替你收着等你用着這個的時候我送你些也只可留着
畫扇子若畫這大幅的也就可惜了今兒替你開個單子
照着單子和老太太要去你們也未必知道的全我說着
寶兄弟寫寶玉早已預備下筆硯了原怕記不清白要寫
了記着聽寶釵如此說喜的提筆起來靜聽寶釵說道頭

號排筆四支三號排筆四支二號排筆四支大染四支中
染四支小染四支大南蠟爪十支小蠟爪十支鬚眉十支
大着色二十支小着色二十支開面十支柳條二十支箭
頭珠四兩南赭四兩石黃四兩石青四兩石綠四兩管黃
四兩廣花八兩鉛粉四匣胭脂十帖大赤飛金二百帖青
金二百帖廣勻膠四兩淨礬四兩礬絹的膠礬在外別管
他們只把絹交出去叫他們礬去這些顏色僭們淘澄飛
跌着又頑了又使了包你一輩子都穀使了再要頂細絹
籬四個粗籬二個担筆四支大小乳鉢四個大粗盃二十
個五寸碟子十個三寸粗白碟子二十個風爐兩個沙鍋

大小四個新磁缸二口新水桶四隻一尺長白布口袋四
個桴炭二十筋柳木炭一二筋三厘木箱一個實地紗一
丈生薑二兩醫半筋黛玉忙笑道鐵鍋一口鐵鏟一個寶
釵道這做甚麼黛玉道你要生薑和醫這些作料我替你
要鐵鍋來好炒顏色吃啊眾人都笑起來寶釵笑道顰兒
你知道甚麼那粗色碟子保不住不上火烤不拿薑汁子
和醫預先抹在底子上烤過一經了火是要炸的眾人聽
說都道原來如此黛玉又看了一回單子笑着拉探春悄
悄的道你瞧瞧畫個畫兒又要起這些水缸箱子來想必
糊塗了把他的嫁裝單子也寫上了探春聽了笑個不住

說道寶姐姐你還不搯他的嘴你問問他編排你的話寶釵笑道不用問狗嘴裡還有象牙不成一面說一面走上來把黛玉按住炕上便要搯他的臉黛玉笑着忙央告道好姐姐饒了我罷黛玉年紀小只知說不知道輕重做姐姐的教導我姐姐不饒我我還求誰去呢衆人不知話內有因都笑道說的好可憐見的連我們也軟了饒了他罷寶釵原是他頑的忽聽他又拉扯上前番說他胡看雜書的話便不好再和他鬧了放起他來黛玉笑道到底是姐姐要是我再不饒人的寶釵笑指他道怪不得老太太疼你衆人愛你今兒我也怪疼你的了過來我替你把頭

髮籠籠罷黛玉果然轉過身來寶釵用手籠上去寶玉在傍看着只覺更好不覺後悔不該令他抵上鬢去也該留着此時叫他替他抵上去正自胡想只見寶釵說道寫完了明兒回老太太去若家裡有的就罷若沒有的就拿些錢去買了來我幫着你們配寶玉忙收了單子大家又說了一回閑話至晚飯後又往賈母處來請安賈母原沒有大病不過是勞乏了兼着了些涼溫存了一日又吃了一兩劑藥發散了發散至晚也就好了不知次日又有何話下回分解

評曰

大姐送祟靈驗引出劉老老取名

劉老老取名巧姐既補出巧姐生日又說逢凶化吉
遇難成祥直伏一百十八回中事

平兒要鄉間乾菜不是閒話是爲劉老老好不時往
來地步

劉老老此次進榮府衣物銀兩滿載而歸是伏後來
老老家中藉此寬裕可以藏留巧姐地步不是呆寫
榮府念舊樂施

鴛鴦假要筆錠如意鏢子爲抽開荷包袋掩飾無痕
寶釵規勸黛玉是極愛黛玉所論亦極正大光明并

寶玉亦隱隱在內

商量畫大觀園開出許多需用之物及尋索圖樣央
人起稿且告假一年竟像此圖必要畫成是反照後
來竟未畫完又便稽延月日是文章躲閃法

紅樓夢卷四十二終

紅樓夢卷四十三

第四十三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閒取樂偶攢金慶壽

不了情暫撮土爲香

話說王夫人因見賈母那日在大觀園不過着了些風寒不是甚麼大病請醫生吃了兩劑藥也就好了命鳳姐來吩咐他預備給賈政帶送東西正商議着只見賈母打發人來叫王夫人忙引着鳳姐兒過來王夫人又請問這會子可又覺大安些買母道今日可大好了方纔你們送來野雞崽子湯我嚐了一嚐倒有味兒又吃了兩塊肉心裡狠受用王夫人笑道這是鳳了頭孝敬老太太的算他的

孝心虔不枉了素日老太太疼他賈母點頭笑道難爲他想着若是還有生的再炸上兩塊鹹浸浸的吃粥有味兒那湯雖好就只不對稀飯鳳姐聽了連忙答應命人去廚房傳話這裡賈母又向王夫人笑道我打發人找你來不爲別的初二日是鳳丫頭的生日上兩年我原早想着替他做生日偏到跟前又有大事就混過去了今年人又齊全料着又沒事偕們大家好生樂一日王夫人笑道我也想着呢既是老太太高興何不就商議定了賈母笑道想我往年不拘誰做生日都是各自送各自的禮這個也俗了也覺太生分似的今兒我出個新法子又不生分又可

取樂王夫人忙道老太太怎麼想着好就是怎樣麼行賈母笑道我想着偕們也學那小家子大家湊分子多少儘着這錢去辦你道好不好王夫人道這個狠好但不知怎麼湊法賈母聽說一發高興起來忙遣人去請薛姨媽邢夫人等又叫請姑娘們並寶玉那府裡賈珍的媳婦並賴大家的及有些頭臉管事的媳婦也都叫了來衆了頭婆子見賈母十分高興也都高興忙忙的各自分頭去請的請傳的傳沒頭飯的工夫老的少的上的下的烏壓壓擠了一屋子只薛姨媽和賈母對坐邢夫人王夫人只坐在房門前兩張椅子上寶釵姊妹等五六個人坐在炕上寶

玉坐在賈母懷前底下滿滿的站了一地賈母忙命拿幾張小杌子來給賴大母親等幾個高年有體面的嬷嬷坐了賈府風俗年高伏侍過父母的家人比年輕的主子還有體面所以尤氏鳳姐兒等只管地下站着那賴大的母親等三四個老媽媽告了罪都坐在小杌子上了賈母笑着把方纔一夕話說與眾人聽了眾人誰不湊這趣兒再也有和鳳姐兒好有情愿這樣的也有畏懼鳳姐兒巴不得奉承的況且都是拿得出來的所以一聞此言都欣然應諾賈母先道我出二十兩薛姨媽笑道我隨着老太太也是二十兩邢夫人王夫人笑道我們不敢和老太太並

肩自然矮一等每人十六兩罷了尤氏李紈也笑道我們自然又矮一等每人十二兩罷賈母忙和李紈道你寡婦失業的那裡還拉你出這個錢我替你出了罷鳳姐忙笑道老太太別高興且算一算帳再攬事老太太身上已有兩分呢這會子又替大嫂子出十六兩說着高興一會子回想又心疼了過後兒又說都是爲鳳了頭花了錢使個巧法子哄着我拿出三四倍子來暗裡補上我還做夢呢說的眾人都笑了賈母笑道依你怎麼樣呢鳳姐笑道生日沒到我這會子已經拆受的不受用了我一個錢也不出驚動這些人實在不安不如大嫂子這分我替他出了

罷我到那一日多吃些東西就享了福了邢夫人等聽了
都說狠是賈母方允了鳳姐兒又笑道我還有一句話呢
我想老祖宗自己二十兩又有林妹妹寶兄弟的兩分子
姨媽自己二十兩又有寶妹妹的一分子這倒也公道只
是二位太太每位十六兩自己又少又不替人出這有些
不公道老祖宗吃了虧了賈母聽了呵呵大笑道到底是
我的鳳了頭向着我這說的狠是要不是你我叫他們又
哄了去了鳳姐笑道老祖宗只把他哥兒兩個交給兩位
太太一位占一個罷派每位替出一分就是了賈母忙說
這狠公道就是這樣賴大的母親忙站起來笑道這可反

了我替二位太太生氣在那邊是兒子媳婦在這邊是內
姪女兒倒不向着婆婆姑姑倒向着別人這兒媳婦倒成
了陌路人內姪女兒竟成了外姪女兒了說的賈母與眾
人都大笑起來了賴大之母因又問道少奶奶們十二兩
我們自然也該矮一等了賈母聽說道這使不得你們雖
該矮一等我知道你們這幾個都是財主位雖低些錢却
比他們多的你們和他們一例纔使得眾媽媽聽了連忙
答應賈母又道姑娘們不過應個景兒每人炤一個月的
月例就是了又回頭叫鴛鴦來你們也湊幾個人商議湊
了來鴛鴦答應着去不多時帶了平兒襲人彩霞等還有

幾個了頭來也有二兩的也有一兩的賈母因問平兒你難道不替你主子做生日還入在這裡頭平兒笑道我那個私自另外的有了這是公中的也該出一分賈母笑道這纔是好孩子鳳姐又笑道上下都全了還有二位姨奶奶他出不出也問一聲兒儘到他們是理不然他們只當小看了他們了賈母聽說忙說可是呢怎麼到忘了他們只怕他們不得閒兒叫一個了頭問問去說着早有了頭去了半日回來說道每位也出二兩賈母喜道拿筆硯來算明共記多少尤氏因悄悄罵鳳姐道我把你這沒足殼的小蹄子這麼些婆婆孀子來湊銀子給你做生日你還不

足又拉上兩個苦瓠了做什麼鳳姐也悄笑道你少胡說一會子離了這裡我纔和你算帳他們兩個爲甚麼苦呢有了錢也是白填還別人不如拘了來偕們樂說着早已合算了共湊了一百五十兩有餘賈母道一天戲酒用不了尤氏道既不請客酒席又不多兩三日的用度都費了頭等戲不用錢省在這上頭賈母道鳳了頭說那一班好就傳那一班鳳姐道偕們家的班子都聽熟了到是花幾個錢叫一班來聽聽罷賈母道這件事我交給珍哥媳婦了越發叫鳳了頭別操一點心受用一日纔算尤氏答應着又說了一回話都知賈母乏了纔漸漸的散出來尤氏

等送出邢夫人王夫人二人散去他往鳳姐房裡來商議
怎麼辦生日的話鳳姐兒道你不用問我你只看老太太
的眼色行事就完了尤氏笑道你這阿物兒也忒行了大
運了我當有什麼事叫我們去原來單爲這個出了錢不
算還要我操心你怎麼謝我鳳姐笑道別扯臊我又沒叫
你來謝你什麼你怕操心你這會子就回老太太去再派
一個就是了尤氏笑道你瞧他興的這個樣兒我勸你收
着些兒好太滿了就出來了二人又說了一回方散次日
將銀子送到甯國府來尤氏方纔起來梳洗因問是誰送
過來的了頭們回說林媽尤氏便命叫了他來了頭們走

至下房叫了林之孝家的過來尤氏命他腳踏坐了一
回忙着梳洗一面問他這一包銀子共多少林之孝家的
回說這是我們底下人的銀子奏了先送過來老太太和
太太們的還沒有呢正說着了頭們回說那府裡太太和
姨太太打發人送分子來了尤氏笑罵道小蹄子湍會記
得這些沒要緊的話昨兒不過老太太一時高興故意的
要學那小家子奏分子你們就記得到了你們嘴裡當正
經的說還不快接了進來好生待茶再打發他們去了頭
們笑着忙接銀子進來一共兩封連寶釵黛玉的都有了
尤氏問還少誰的林之孝家的道還少老太太太姑娘

們的我們底下姑娘們的尤氏道還有你門大奶奶的呢
林之孝家的道奶奶過去這銀子都從二奶奶手裡發一
共都有了說着尤氏梳洗了命人伺候車輛一時來至榮
府先來見鳳姐只見鳳姐已將銀子封好正要送去尤氏
問都齊了麼鳳姐笑道都有了快拿去罷丟了我不管尤
氏笑道我有些信不及到要當面點一點說着果然按數
一點只沒有李紈的一分尤氏笑道我說你鬧鬼呢怎麼
你大嫂子的沒有鳳姐笑道那麼些還不敷便短一分兒
也罷了等不敷了我再找給你尤氏道昨兒你在人跟前
做人今兒又來和我賴這個斷不依你我只和老太太要

去鳳姐笑道我看你利害明兒有了事我也了是了卯是
卯的你也別抱怨尤氏笑道你一股兒不給也罷不看你
素日孝敬我我本來依你麼說着把平兒的一分子拿了
出來說道平兒來把你的收了去等不敷了我替你添上
平兒會意笑說道奶奶先使着若剩了下來再賞我一樣
尤氏笑道只許你主子作弊就不許我做情兒平兒只得
收了尤氏又道我看看你主子這麼細緻弄這些錢那裡
使去使不了明兒帶了棺材裡使去一面說着一面又往
賈母處來先請了安大槩說了兩句話便走到鴛鴦房中
和鴛鴦商議只聽鴛鴦的主意行事何以討賈母歡喜二

人計議妥當尤氏臨走時便把鴛鴦的二兩銀子還他說這還使不了呢說着一徑出來又至王夫人跟前說了一回話因王夫人進了佛堂把彩雲的一分也還了他鳳姐兒不在跟前一時把周趙二人的也還了他兩個還不敢收尤氏道你們可憐見的那裡有這些閒錢鳳了頭便知道了我應着呢二人聽說千恩萬謝的收了轉眼已是九月初二日園中人都打聽得尤氏辦得十分熱鬧不但有戲連耍百戲並說書的女先兒全有都打點着取樂頑耍李紈又向衆姊妹道今兒是正經社日可別忘了寶玉也不來想必他只圖熱鬧把清雅就丟了說着便命了頭

去瞧做什麼呢快請了來了頭去了半日回說花大姐姐說今兒一早就出門去了衆人聽了都咤異說再沒有出門之裡這了頭糊塗不知說話因又命翠墨去一時翠墨回來說可不真出門了說有個朋友死了出去探喪去了探春道斷然沒有的事憑他什麼再沒有今日出門之理你叫襲人來我問他剛說着只見襲人走來李紈等都說道今兒憑他有什麼事也不該出門頭一件你二奶奶的生日老太太都這麼高興兩府上下衆人來湊熱鬧他倒去了第二日又是頭一社的正日子他也不告假就私自去了襲人嘆道昨兒晚上就說了今兒一早有要緊的事

到北靜王府裡去就趕回來的勸他不要去他必不依令
兒一早起來又要素衣裳穿想必是北靜王府裡的要緊
姬妾沒了也未可知李純等道若果如此也該去走走只
是也該回來了說着大家又商議偕們只管做詩等他來
罰他剛說着只見賈母已打發人來請便都往前頭去了
襲人回明寶玉的事賈母不樂便命人接去原來寶玉心
裡有件心事於頭一日就吩咐焙茗明日一早出門備兩
匹馬在後門口等着不要別一個跟着說給李貴我往北
府裡去了儻或要有人找叫他攔住不用我只說北府裡
留下了橫豎就來的焙茗也模不着頭腦只得依言說了

今日一早果然備了兩匹馬在園後門等着天亮了只見
寶玉遍體純素從角門出來一語不發跨上馬一灣腰順
着街就趕下去了焙茗也只得跨上馬加鞭趕上在後面
忙問往那裡去寶玉道這條路是往那裡去的焙茗道這
是出北門的大道出去了冷清清沒有可頑的寶玉聽說
點頭道正要冷清清的地方好說着越發加了兩鞭那馬
早已轉了兩個灣子出了城門焙茗越發不得主意只得
緊緊的跟着一氣馳了七八里路出來人烟漸漸稀少寶
玉方勒住馬回頭問焙茗道這裡可有賣香的焙茗道香
有倒不知是那樣寶玉一想道別的香不好須得檀芸降

三樣焙茗笑道這三樣可難得寶玉爲難焙茗見他爲難因問道要香做甚麼使我見二爺時常帶的小荷包有散香何不找一找一句提醒了寶玉便回手衣襟上褂着個荷包摸了一摸竟有兩星沉速心內歡喜只是不恭些再想自己親身帶的倒比買的又好些於是又問爐炭焙茗道這可罷了荒郊野外那裡有既用這些何不早說帶來豈不便宜寶玉道糊塗東西若可帶了來又不這樣沒命的跑了焙茗想了半日笑道我得了個主意不知二爺心下如何我想來二爺不止用這個呢只怕還要用別的这个也不是事如今我們就往前再走二里地就是水仙菴

了寶玉聽了忙問水仙菴就在這裡更好了我們就去說着就加鞭前行一面回頭向焙茗道這水仙菴的姑子長往僧們家去這一去到那裡和他借香爐使使他自然是肯的焙茗道別說是僧們家的香火就是平日不認識的廟裡和他借他也不敢駁回只是一件我常見二爺最厭這水仙菴的如何今兒又這樣喜歡了寶玉道我素日最恨俗人不知原故混供神混蓋廟道都是當日有錢的老公們和那些有錢的愚婦們聽見有個神就蓋起廟來供着也不知那神是何人因聽些野史小說便信真了比如這水仙菴裡面因供的是浴神故名水仙菴殊不知古來

並沒有個洛神那原是曹子建的謊話誰知道這起愚人就塑了像供着今兒却合我的心事故借他一用說着早已來至門前那老姑子見寶玉來了事出意外竟像天上掉下個活龍來的一般忙上來問好命老道來接馬寶玉進去也不拜洛神像却只管賞鑒雖是泥塑的却真有翩若驚鴻婉若游龍之態有出綠波日映朝霞之姿寶玉不覺滴下淚來老姑子獻了茶寶玉因和他借香爐燒香那姑子去了半日連香供紙馬都預備了來寶玉一槩不用說道命焙茗捧着爐出至後園中揀一塊干淨地方兒竟揀不出焙茗道那井臺上如何寶玉點頭一齊來至井臺上

將爐放下焙茗站過一傍寶玉掏出香來焚上含淚施了半禮回身命收了去焙茗答應且不收忙爬下去磕了幾個頭口內祝道我焙茗跟二爺這幾年二爺的心事我沒有不知道的只有今兒這一祭祀沒有告訴我我也不敢問只是受祭的陰魂雖不知名姓想來自然是那人間有一天上無雙的極聰敏極清雅的一位姐姐妹妹了二爺心事不能出口讓我代祝你若有靈有聖我們二爺這樣想着你你也時常來望候望候二爺未嘗不可你在陰間保佑二爺來生也變個女孩兒和你們一處頑耍豈不兩下裡都有趣了說畢又磕了幾個頭纔爬了起來寶玉聽

他沒說完便掌不住笑了因踢他道休胡說看人聽見笑話焙茗起來收過香爐和寶玉走着因道我已經合姑子說了二爺還沒用飯叫他收拾了些東西二爺免強吃些我知道今兒裡頭大排筵宴熱鬧非常二爺爲此纔躲了來的橫豎在這裡清淨一天也就儘樂了若不吃東西斷使不得寶玉道戲酒既不吃這隨便的吃些何妨焙茗道這纔是還有一說僧們來了必有人不放心若沒有人不放心便晚晚進城何妨若有人不放心二爺須得進城回家去纔是第一老太太也放了心第二禮也盡了不過如此就是家去了看戲吃酒也並不是爺有意原不過

陪着父母盡孝道若單爲了這個不顧老太太太懸心就是方纔那受祭的陰魂也不安生二爺想我這話如何寶玉笑道你的意思我猜着了你想着只你一個跟了我出來回來你怕擔不是所以拿着大題目來勸我我纔來了不過爲盡個禮再去吃酒看戲並沒說一日不進城這已完了心愿趕着進城大家放心豈不兩盡其道焙茗道這更好說着二人來至禪堂果然那姑子收拾了一桌素菜寶玉胡亂吃了些焙茗也吃了二人便上馬仍回舊路焙茗在後面只囑咐二爺好生騎着這馬總沒大騎手提緊看些一面說着早已進了城仍從後門進去忙忙來至

怡紅院中襲人等都不在房中只有幾個老婆子看屋子見他來了都喜的眉開眼笑道阿彌陀佛可來了沒把花姑娘急瘋了呢上頭正坐席呢二爺快去罷寶玉聽說忙將素衣脫了自己找了顏色吉服換上便問道都在什麼地方坐席呢老婆子們回道在新蓋的大花廳上呢寶玉聽了一逕往花廳上來耳內早隱隱聞得簫管歌吹之聲剛到穿堂那邊只見玉釧兒獨坐在廊簷下垂淚一見寶玉來了便長出了一口氣啞着嘴兒說道噯鳳凰來了快進去罷再一會子不來可就都反了寶玉陪笑道你猜我往那裡去了玉釧兒把身一扭也不理他只管拭淚寶玉

只得快快的進去了到了花廳上見了賈母王夫人等衆人真如得了鳳凰一般賈母先問道你往那裡去了這早晚纔來還不給你姐姐行禮去呢因笑着又向鳳姐兒道你兄弟不知好歹就有要緊的事怎麼也不說一聲兒就私自跑去這還了得明兒再這樣等你老子回家必告訴他打你鳳姐兒笑着道行禮到是小事寶兄弟明兒斷不可不言語一聲兒也不傳人跟着就出去街上車馬多頭一件叫人放不下心再也不像咱們這樣人家出門的規矩這裡賈母又罵跟的人爲甚麼都聽他的話說往那裡去就去了也不回一聲兒一面又問他到底是往那裡去了

可吃了些甚麼沒有唬着了沒有寶玉只回說北靜王的一個愛妾沒了今日給他道惱去我見他哭的那樣不好撇下他就回來所以多等了一會子賈母道已後再私自出門不先告訴我一定叫你老子打你寶玉連忙答應着賈母又要打眼的人衆人又勸道老太太也不必生氣了他已經答應不敢了况且回來又沒事大家該放心樂一會子一賈母先不放心自然着急發狠今見寶玉回來喜且有餘那裡還恨也就不提了還怕他不受用或者別處沒吃飯路上着了驚恐反又百般的哄他襲人早已過來待伏大家仍舊看戲當日演的是荆釵記賈母薛姨媽等都看的心酸落淚也有笑的也有恨的也有罵的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評曰

攢金慶壽一則見賈母之寵愛鳳姐一則見鳳姐之權壓衆人不獨變換故套

寫衆人分金多少及尤氏給還各人分俱有分寸鳳姐生日偏值金釧生忌賈母攢金取樂偏有寶玉撮土焚香壽筵未設寶玉先着素衣戲席未終賈璉忽持利劍且尤氏口中說出錢帶棺材裏去玉釧歎氣獨是暗中拭淚種種不祥俱于極熱鬧時見兆

焙茗代祝是用旁筆寫出寶玉歎癡婉勸寶玉回家
亦是旁面寫寶玉竟忘鳳姐生日

紅樓夢卷四十三終

紅樓夢卷四十四

第四十四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變生不測鳳姐發醋

喜出望外平兒理粧

話說衆人看演荆釵記寶玉和姊妹一處坐着林黛玉因
看到男祭這齣上便和寶釵說道這王十朋也不通的狠
不管在那裡祭一祭罷了必定跑到江邊上來做什麼俗
語說觀物思人天下的水總歸一源不拘那裡的水昏一
盃看着哭去也就盡情了寶釵不答寶玉回頭要熱酒敬
鳳姐原來買母說今日不比往日定要教鳳姐痛樂一日
本自己懶怠坐席只在裡間屋裡榻上歪着和姨媽看戲

隨心愛吃的揀幾樣放在小几上隨意吃着說話兒將自己兩桌席面賞那沒有席面的大小了頭並那應着差聽差的婦人等命他們在廳外廊簷下也只管坐着隨意吃喝不必拘禮王夫人和邢夫人在地下高桌上坐着外面幾席是他們姊妹們坐賈母不時吩咐尤氏等讓鳳了頭坐上面你們好生替我待東難爲他一年到頭辛苦尤氏答應了又笑回道說他坐不慣首席坐在上頭橫不是豎不是的酒也不肯吃賈母聽了笑道你不曾等我親自讓他去鳳姐兒忙也進來笑說老祖宗別信他們的話我吃了好幾鍾了賈母笑着命尤氏快拉他出去按在椅子上

你們都輪流敬他他再不吃我當真的就親自去了尤氏聽說忙笑着又拉他出來坐下命人拿了臺盞斟了酒笑道一年到頭難爲你孝順老太太和我我今兒沒什麼疼你的親自斟酒我的乖乖你在我手裡喝一口罷鳳姐兒笑道你要安心孝敬我跪下我就喝尤氏笑道說的你不知是誰我告訴你說罷好容易今兒這一遭過了後兒知道還得像今兒這樣的不得了趁着儘力灌兩鐘子罷鳳姐兒見推不過只得喝了兩鍾接着衆姊妹也來鳳姐也只得每人的喝一口賴大媽媽見賈母尙且這等高興也少不得來湊趣兒領着些嫵嫵們也來敬酒鳳姐兒

也難推脫只得喝了兩口鴛鴦等也都來敬鳳姐兒真不能了忙央告道好姐姐們饒了我罷我明兒再喝罷鴛鴦笑道真個的我們是没臉的了就是我們在太太跟前太太還賞個臉兒呢往常倒有些體面今兒當着這些人倒做起主子的樣兒來了我原不該來不喝我們就走說着真個回去了鳳姐兒忙拉住笑道好姐姐我喝就是了說着拿過酒來滿滿的斟了一盃喝乾鴛鴦方笑了散去然後又入席鳳姐兒自覺酒沉了心裡突突的往上撞要往家去歇歇只見那耍百戲的上來便和尤氏說預備賞錢我要洗洗臉去尤氏點頭鳳姐兒瞅人不防便出了席

往房門後簷下走來平兒留心也忙跟了來鳳姐便扶着他纔至穿廊下只見他房裡的一個小了頭子正在那裡站着見他兩個來了回身就跑鳳姐兒便疑心忙叫那了頭先只粧聽不見無奈後面連聲兒叫也只得回來鳳姐兒越發起了疑心忙和平兒進了穿廊叫那小了頭子也進來把榻扇開了鳳姐坐在小院子的臺階上命那了頭子跪了喝命平兒叫兩個二門上的小廝來拿繩子鞭子把眼睛裡沒主子的小蹄子打爛了那小了頭子已經唬的魂飛魄散哭着只管碰頭求饒鳳姐兒問道我又不是鬼你見了我不識規矩站住怎麼倒往前跑小了頭子哭

道我原沒看見奶奶來我又記掛着房裡無人所以跑了鳳姐兒道房裡既沒人誰叫你又來的你便沒看見我和平兒在後頭扯着脖子叫了你十來聲越叫越跑離的又不遠你聾了不成你還和我強嘴說着便揚手一掌打在臉上打的那小了頭子一栽這邊臉上又一下登時小了頭子兩腮紫脹起來平兒忙勸奶奶仔細手疼鳳姐便說你再打着問他跑什麼他再不說把嘴撕爛了他的那小了頭子先還強嘴後來聽見鳳姐兒要燒了紅烙鐵來烙嘴方哭道二爺在家裡打發我來這裡瞧着奶奶的若見奶奶散了先叫我送信去的不承望奶奶這會子就來鳳

姐兒見話中有文章便又問道叫你瞧着我做什麼難道怕我家去不成必有別的原故快告訴我我從此以後疼你你若不細說立刻拿刀子來割你的肉說着回頭向頭上拔下一根簪子來向那了頭嘴上亂戳唬的那了頭一行躲一行哭求道我告訴奶奶可別說我說的平兒一傍勸一面催他叫他快說了頭便說道二爺也是纔來來了就開箱子拿了兩塊銀子還有兩支簪子兩疋緞子叫我悄悄的送與鮑二的老婆去叫他進來他收了東西就往僧們家裡來了二爺叫我瞧着奶奶底下的事我就不知道了鳳姐聽了已氣的渾身發軟忙立起身來一逕來家

剛至院門只見有一個小了頭在門前探頭兒一見了鳳姐也縮頭就跑鳳姐兒提着名字喝住那了頭本來伶俐見躲不過了越發的跑了出來笑道我正要告訴奶奶去呢可巧奶奶來了鳳姐道告訴我什麼那了頭便說二爺在家這般如此將方纔的話也說了一遍鳳姐啐道你早做什麼了這會子我看見你了你來推干淨兒說着揚手一下打的那了頭一個趑趄便攝腳兒走了鳳姐來至牕前往裡聽時只聽裡頭說笑道多早晚你那箇王老婆死了就好了賈璉道他死再娶一個也是這樣又怎麼樣呢那婦人道他死了你倒是把平兒扶了正只怕還好些賈

璉道如今連平兒他也不叫我沾一沾了平兒也是一肚子委屈不敢說我命裡怎麼就該犯了夜叉星鳳姐聽了氣的渾身亂戰又聽他們都讚平兒便疑平兒素日背地裡自然也有怨語了那酒越發湧上來了也並不忖奪回身把平兒先打兩下一腳踢開了門進去也不容分說抓着鮑二家的撕打一頓又怕賈璉走出去便堵着門站着罵道好娼婦你偷主子漢子還要治死主子老婆平兒過來你們娼婦們一條藤兒多嫌着我外面兒你哄我說着又把平兒打了幾下打的平兒有冤無處訴只氣得乾哭罵道你們做這些沒臉的事好好的又拉上我做什麼說

着也把鮑二家的撕打起來賈璉也因吃多了酒進來高興未曾做的幾客一見鳳姐來了已沒了主意又見平兒也鬧起來把酒也氣上來了鳳姐兒打鮑二家的他已又氣又愧只不好說的今見平兒也打便上來踢罵道好娼婦你也動手打人平兒氣怯忙住了手哭道你們背地裡說話爲甚麼拉我呢鳳姐見平兒怕賈璉越發氣了又趕上來打着平兒偏叫打鮑二家的平兒急了便跑出來找刀子要尋死外面衆婆子了頭忙攔住解勸這裡鳳姐見平兒尋死去便一頭撞在賈璉懷裡叫道你們一條藤兒害我被我聽見倒都唬起我來你也勒死我罷賈璉氣的

牆上拔出劍來說道不用尋死我也急了一齊殺了我償了命大家干淨正鬧的不開交只見尤氏等一羣人來了說這是怎麼說纔好好的就鬧起來賈璉見了人越發倚酒三分醉逞起威風來故意要殺鳳姐兒鳳姐兒見人來了便不似先前那般潑了丟下衆人便哭着往賈母那邊跑此時戲已散了鳳姐跑到賈母跟前爬在賈母懷裡只說老祖宗救我璉二爺要殺我呢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等忙問怎麼了鳳姐兒哭道我纔家去換衣裳不防璉二爺在家和人說話我只當是有客來了唬的我不敢進去在廳戶外頭聽了一聽原來是鮑二家的媳婦商議說我利

害要拿毒藥給我吃了治死我把平兒扶了正我原生了氣又不敢和他吵原打了平兒兩下問他爲什麼害我他臊了就要殺我賈母聽了都信以爲真說這還了得快拿了那流下種子來一語未完只見賈璉拿着劍起來後面許多人跟着賈璉明仗着賈母素昔疼他們連母親嫡母也無碍故逞強鬧了來邢夫人王夫人見了氣的忙攔住罵道這下流東西你越發反了老太太在這裡呢賈璉也斜着眼道都是老太太慣的他他纔這樣連我也罵起來了邢夫人氣的奪下劍來只管喝他快出去那賈璉撒嬌撒癡涎言涎語的還只亂說賈母氣的說道我知道你不

把我們放在眼裡叫人把他老子叫來看他去不去賈璉聽見這話方趑趑着腳兒出去了賭氣也不往家去便往外書房來這裡邢夫人王夫人也說鳳姐賈母道甚麼要緊的事小孩子們年輕饒嘴貓兒似的那裡保得住不這麼着從小兒是人都打這麼過的都是我的不是叫你多吃了兩口酒又吃起醋來了說的衆人都笑了賈母又道你放心明兒我叫他來替你賠不是你今兒別過去臊着他因又罵平兒那蹄子素日我到看他好怎麼暗地裡這麼壞尤氏等笑道平兒沒有不是是鳳姐拿着人家出氣兩口子不好對打都拿着平兒然性子平兒委屈的甚麼

是的老太太還罵人家賈母道原來這樣我說那孩子倒
不像那狐媚魔倒的既這麼着可憐見的白受他的氣因
叫琥珀來你去告訴平兒就說我的話我知道他受了委
曲明兒我叫他主子來替他賠不是今兒是他主子的好
日子不許他胡鬧原來平兒早被李紈拉入大觀園去了
平兒哭的哽噎難言寶釵勸道你是個明白人你們奶奶
素日何等待你今兒不過他多吃了一口酒他可不拿你
出氣難道拿別人出氣不成別人又笑話他是假的了正
說着只見琥珀走來說了賈母的話平兒自覺面上有了
光輝方纔漸漸的好了也不往前頭來寶釵等歇息了

同方來看賈母鳳姐寶玉便讓了平兒到怡紅院中來襲
人忙接着笑道我先原要讓你的只因大奶奶和姑娘們
都讓你就不好讓的了平兒也陪笑說多謝因又說道
好好兒的從那裡說起無緣無故白受了一場氣襲人笑
道二奶奶素日待你好這不過是一時氣急了平兒道二
奶奶倒沒說的只是那娼婦治的我他又偏拿我耍趣兒
還有我們那糊塗爺倒打我說着便又委屈禁不住淚流
下來寶玉忙勸道好姐姐別傷心我替他兩個賠個不是
罷平兒笑道與你甚麼相干寶玉笑道我們兄弟姊妹都
一樣他們得罪了人我替他陪個不是也是應該的又道

可惜這新衣裳也沾了這裡有你花妹妹的衣裳何不換
了下來拿些燒酒噴了熨一熨把頭也另梳一梳一面說
一面吩咐了小了頭子們盥洗臉水燒熨斗來平兒素昔
只聞人說寶玉專能和女孩兒接交寶玉素日因平兒是
賈璉的愛妾又是鳳姐兒的心腹故不肯和他廝近因不
能盡心也常爲恨事平兒如今見他這般心中也暗暗的
故效果然話不虛傳色色想的週到又見襲人特特的開
了箱子拿出兩件不大穿的衣服忙來洗了臉寶玉一傍
笑勸道姐姐還該擦上些脂粉不然倒像是和鳳姐姐賭
氣了似的況且又是他的好日子而且老太太又打發了

人來安慰你平兒聽了有理便去找粉只見粉寶玉忙
走至粧台前將一個宣窩磁盒揭開裡面盛着一排十根
玉簪花棒兒拈了一根遞與平兒又笑說道這不是鉛粉
這是紫茉莉花種研碎了對上料製的平兒倒在掌上看
時果見輕白紅香四樣俱美撲在面上也容易勻淨且能
潤澤不像別的粉澀滯然後看見胭脂也不是一張却是
一個小小的白玉盒子裡面盛着一盒如玫瑰膏子一樣
寶玉笑道那市上賣的胭脂不干淨顏色也薄這是上好
的胭脂搃出汁子來淘澄淨了配了花露蒸成的只要那
簪子挑一點兒抹在唇上就殼了用一點水化開抹在手

心裡就設拍臉的了平兒依言裝扮果見鮮豔異常且又甜香滿頰寶玉又將盆內開的一支並蒂秋蕙用竹剪刀鉸了下來與他簪在鬢上忽見李紈打發了頭來喚他方忙忙的去寶玉因自來從未在平兒前盡過心且平兒又是個極聰明極清俊的上等女孩兒比不得那起俗拙蠢物深爲怨恨今日是金釧兒生日故一日不樂不想落後鬧出這件事來竟得在平兒前稍盡片心也算今生意中不想之樂因歪在牀上心內怡然自得忽又思及賈璉惟知以淫樂悅已並不知作養脂粉又思平兒並無父母兄弟姊妹獨自一人供應賈璉夫婦二人賈璉之俗鳳姐

之威他竟能周全妥貼今兒還遭茶毒也就薄命的狠了想到此間便又傷感起來復又起身見方纔的衣裳上噴的酒已半乾便拿熨斗熨了疊好見他的手帕子忘去上面猶有淚痕又攔在盆中洗了晾上又喜又悲悶了一回也往稻香村來說一回閒話掌燈後方散平兒就在李紈處歇了一夜鳳姐兒只跟着賈母睡賈璉晚間歸房冷清清的又不好去叫只得胡亂睡了一夜次日醒了想昨日之事大沒意思後悔不來邢夫人記掛着昨日賈璉醉了忙一早過來叫了賈璉過賈母這邊來賈璉只得忍愧前來在賈母面前跪下賈母問他怎麼了賈璉忙陪笑說昨

兒原是吃了酒驚了老太太的驚今兒來領罪賈母啐道
下流東西灌了黃湯不說安分守己的挺尸去倒打起老
婆來了鳳丫頭成日家說嘴霸王似的一個人昨兒唬的
可憐要不是我你要傷了他的命這會子怎麼樣賈璉一
肚子的委屈不敢分辯只認不是賈母又道鳳丫頭和平
兒還不是個美人胎子你還不足成日家偷雞摸狗腥的
臭的都拉了你屋裡去爲這起娼婦打老婆又打屋裡的
人你還虧是大家的公子出身活打了嘴了你若眼睛
裡有我你起來我饒了你乖乖的替你媳婦陪個不是兒
拉了他家去我就喜歡了要不然你只管出去我也不敢

受你的跪賈璉聽如此說又見鳳姐兒站在那邊也不盛
粧哭的眼睛腫着也不施脂粉黃黃臉兒比往常更覺可
憐可愛想着不如陪了不是彼此也好了又討老太太的
喜歡想畢便笑道老太太的話我不敢不依只是越發縱
了他了賈母笑道胡說我知道他最有禮的再不會冲撞
人他日後得罪了你我自然也做主叫你降伏就是了賈
璉聽說爬起來便與鳳姐兒作了一個揖笑道原是我的
不是二奶奶別生氣了滿屋裡的人都笑了賈母笑道鳳
丫頭不許惱了再惱我就惱了說着又命人去叫了平兒
來命鳳姐兒和賈璉安慰平兒賈璉見了平兒越發顧不

得了所謂妻不如妾聽賈母一說便趕上來說道姑娘昨日受了屈了都是我的不是奶奶得罪了你也是因我而起我陪了不是不算外還替你奶奶陪個不是說着也作了一個揖引的賈母笑了鳳姐兒也笑了賈母又命鳳姐來安慰平兒平兒忙走上來給鳳姐白磕頭說奶奶的千秋我惹了奶奶生氣是我該死鳳姐兒正白愧悔昨日酒吃多了不念素日之情浮躁起來聽了傍人話無故給平兒沒臉今反見他如此又是慚愧又是心酸忙一把拉起來落下淚來平兒道我伏侍了奶奶這麼幾年也沒彈我一指甲就是昨兒打我我也不怨奶奶都是那媚婦治的

怨不得奶奶生氣說着也滴下淚來了賈母便命人將他三人送回房去有一個再提此話卽刻來回我我不管是誰拿拐棍子給他一頓三個人從新給賈母邢王二位夫人磕了頭老嫗答應了送他三人回去至房中鳳姐兒見無人方說道我怎麼像個閻王又像夜叉那媚婦咒我死你也幫着咒我千日不好也有一日好可憐我熬的連個混賬女人也不如了我還有甚麼臉來過這日子說着又哭了賈母道你還不足你細想想昨兒誰的不是多今兒當着人還是我跪了一跪又陪不是你爭足了光了這會子還嘮叨難道你還叫我替你跪下纔罷太要足了

強也不是好事說的鳳姐兒無言可對平兒啞的一聲又
笑了賈璉也笑道又好真真的我也沒法了正說着只
見一個媳婦來回說鮑二媳婦吊死了賈璉鳳姐兒都吃
了一驚鳳姐忙收了怯色反喝道死了罷了有甚麼大驚
小怪的一時只見林之孝家的進來悄悄回鳳姐道鮑二媳
婦吊死了他娘家的親戚要告呢鳳姐兒冷笑道這倒好
了我正想要打官司呢林之孝家的道我纔和衆人勸了
他們又威嚇了一陣又許了他幾個錢也就依了鳳姐兒
道我沒一個錢有錢也不給只管叫他告去也不許勸他
也不用鎮嚇他只管讓他告去他告不成我還問他個以

口訛詐呢林之孝家的正在爲難見賈璉和他使眼色兒
心下明白便出來等着賈璉道我出去瞧瞧看是怎麼樣
鳳姐兒道不許給他錢賈璉一逕出來和林之孝來商議
着人去做好做歹許了二百兩發送纔罷賈璉生恐有變
又命人去和王子騰說了將番役仵作人等叫幾名來幫
着辦喪事那些人見了如此總要復辨亦不敢辨只得忍
氣吞聲罷了賈璉又命林之孝將那二百銀子入在流年
帳上分別添補開消過去又體已給鮑二些銀兩安慰他
說另日再挑個好媳婦給你鮑二又有體面又有銀子有
何不依便仍然奉承賈璉不在話下裡面鳳姐心中雖不

安面上只管佯不理論因房中無人便拉平兒笑道我昨兒多喝了一口酒你別埋怨打了那裡讓我瞧瞧平兒道也沒打重只聽得說奶奶姑娘都進來了要知後來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評曰

荆釵男祭必到江邊與寶玉焚香尋至井上暗相關照黛玉口中說出寶釵不答想見兩人意中俱默曉寶玉心事

尤氏說好容易今兒這一遭過後知道還得不得是以識語作伏筆

賈璉拔劍要殺鳳姐與三十二回對平兒說將來都死在我手裏句遙遙照應

鮑二妻弔死與金釧投井一是氣忿一是羞忿身分各別

平兒理粧一節於極氣惱時夾寫極憐愛有忽然狂風暴雨忽然風和花媚之景

賈璉與鳳姐反目必得賈母作主賈璉方好服禮賠罪此一定之法人人想得到至寫得委婉曲折情景宛然非俗筆可及

鮑二依舊奉承賈璉伏後來何候尤二姐及分贓情

事

第三十九回至四十四回一大段應分三小段三十九四十四十一爲一段敘劉老老得賈母歡心可以不時走動及王夫人等各想伙助從此家中漸漸寬餘爲後來巧姐避難地步四十二回爲一段是上三回餘波旣寫黛玉心服寶釵又帶敘畫圖等事四十三四回爲一段寫鳳姐盛時慶壽卽伏日後失時之兆

紅樓夢卷四十四終

紅樓夢卷四十五

第四十五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風雨夕悶製風雨詞

話說鳳姐兒正撫恤平兒忽見衆姐妹進來忙讓坐了平兒斟上茶來鳳姐兒笑道今兒來的這些人倒像下帖子請了來的探春先笑道我們有兩件事一件是我的一件是四妹妹的還夾着老太太的話鳳姐兒笑道有甚麼事這麼要緊探春笑道我們起了個詩社頭一社就不齊全衆人臉軟所以就亂了例了我想必得你去個監社御史鐵面無私纔好再四妹妹爲畫園子用的東西這般那

般不全回了老太太老太太說只怕後頭樓底下還有當年剩下的我一找若有呢拿出來若沒有叫人買去鳳姐兒笑道我又不會做甚麼濕的乾的要我吃东西去不成探春道你雖不會做也不要你做你只監察着我們裡頭有偷安怠惰的該怎麼樣罰他就是了鳳姐兒笑道你們別哄我我猜着了那裡是請我做監察御史分明是叫我做個進錢的銅商你們弄甚麼社必是要輪流做東道的你們的錢不穀花想出這個法子來勾了我去好和我要錢可是這個主意說的衆人都笑道你却猜着了李紈笑道真真你是個水晶心肝玻璃人兒鳳姐兒笑道虧你是

個大嫂子呢姑娘們原叫你帶着念書學規矩針線俱要教導他們的這會子起詩社能用幾個錢你就不管了老太太太太罷了原是老封君你一個月十兩銀子的月錢比我們多兩倍子老太太太太還說你寡婦失業的可憐不穀用又有個小子足足的又添了十兩銀子和老太太太太平等又給你園子裡的地各人取租子年終分年例你又是上上分兒你娘兒們主子奴才共總沒有十個人吃的穿的仍舊是大官衆的通共算起來也有四五百銀子這會子你就每年拿出一二百兩來陪他們頑頑能有幾年呢他們明兒出了閣難道還要你賠不成這會子你

怕花錢挑唆他們來鬧我我樂得去吃一個河涸海乾我還不知道呢李統笑道你們聽聽我說了一句他就說了兩車無賴的話真真泥腿市俗常會打細算盤分金辨兩的你這個東西虧了還托生在詩書大宦人家做小姐又是這麼出了嫁還是這麼着若生在貧寒小門小戶人家做了小子了頭還不知怎麼下作呢天下人都被你算計了去昨兒還打平兒虧你伸的出手來那黃湯難道灌喪了狗肚子裡去了氣的我只要替平兒打抱不平兒忖度了半日好容易狗長尾巴尖兒的好日子又怕老太太心裡不受用因此沒來究竟氣還不平你今兒倒招我來了

給平兒拾鞋還不要呢你們兩個狠該換一個過兒纔是說的衆人都笑了鳳姐忙笑道哦我知道了竟不是爲詩爲畫來找我竟是爲平兒報仇來了我竟不知道平兒有你這一位仗腰子的人可知就有鬼拉着我的手我也不敢打他了平姑娘過來我當着你大奶奶姑娘們替你賠個不是擔待我酒後無德罷說着衆人都笑了李統笑問平兒道如何我說必要給你爭爭氣纔罷平兒笑道雖如此奶奶們取笑我可禁不起呢李統道甚麼禁的起禁不起有我呢快拿鑰匙叫你主子開門找東西去罷鳳姐兒笑道好嫂子你且同他們回園子裡去纔要把這米帳合

他們算一算那邊大太太又打發人來叫又不知有甚麼話說須得過去走一走還有你們年下添補的衣服打點給人做去呢李紈笑道這些事情我都不管你只把我的事完了我好歇着去省得這些姑娘小姐鬧我鳳姐忙笑道好嫂子賞我一點空兒你是最疼我的怎麼今兒爲平兒就不疼我了往常你還勸我說事情雖多也該保全身子檢點着偷空兒歇歇你今兒倒反逼起我的命來了况且悞了別人年下的衣裳無碍他姐兒們的若悞了却是你的責任老太太豈不怪你不管閑事連一句現成的話也不說我甯可自己落不是也不敢累你呀李紈笑道你

們聽聽說的好不好把他會說話的我且問你這詩社到底管不管鳳姐兒笑道這是甚麼話我不入社花幾個錢我不成了大觀園的反叛了麼還想在這裡吃飯不成明日一早就到任下馬拜了印先放下五十兩銀子給你們慢慢的做會社東道過後幾天我又不作詩作文只不過是個俗人罷了監察也罷不監察也罷有了錢了愁着你們還不攆出我來說的衆人又都笑起來鳳姐兒道這會子我開了樓房凡有這些東西叫人搬出來你們看若使得留着使若少甚麼照你們單子我叫人替你們買去就是了畫絹我就裁出來那圖樣沒有在太太跟前還在那

邊珍大爺那理說給你們省了太太那邊碰釘子去我去打發人取了來一併叫人連絹交給相公們攀去如何李純點頭笑道這難爲你果然這樣還罷了既如此你們家去罷等着他不送了去再來鬧他說着便帶了他姐妹們就走鳳姐兒道這些事再沒別人都是寶玉生出來的李純聽了忙回身笑道正是爲寶玉來反忘了他頭一社是他悞了我們臉軟你說該怎麼罰他鳳姐兒想了一想說道沒有別的法子只叫他把你們各人屋子裡的地罰他掃一遍纔好衆人都笑道這話不差說着纔要回去只見一個小了頭扶了賴嬷嬷進來鳳姐兒等忙站起來笑道

大娘坐下又都向他道喜賴嬷嬷向炕沿上坐了笑道我也喜主子們也喜若不是主子們的恩典我這喜從何來昨兒奶奶又打發彩哥賞東西我孫子在門上朝上磕了頭了李純笑道多早晚上任去賴嬷嬷歎道我那裡管他們由他們去罷前兒在家裡給我磕頭我没好話我諒哥兒別說你是官了橫行霸道的你今年活了三十七歲雖然是一家奴才一落娘胎胞主子恩與放你出來上托着主子的洪福下托着你老子娘也是公子哥兒似的讀書寫字也是了頭老婆奶子捧鳳凰似叫長了這麼大你那裡知道那奴才兩字是怎麼寫只知道享福也不知你爺爺

和你老子受的那苦惱熬了兩三輩子好不容易掙出你這
個東西從小兒三災八難花的銀子照樣打出你這個銀
人兒來了到二十歲上又蒙主子的恩典許你捐了前程
在身上你看那正根正苗忍饑挨餓的要多少你一個奴
才秧子仔細折了福如今樂了十年不知怎麼弄神弄鬼
求了主子又選了出來縣官雖小事情却大爲那一州的
官就是那一方的父母你不安分守己盡忠報國孝敬主
子只怕天也不容你李純鳳姐兒都笑道你也多慮我們
看他也就好先那幾年還進來了兩次這有好幾年沒來
了年下生日只見他的名字就罷了前兒給老太太太太

磕頭來在老太太那院裡見他又穿着新官的服色倒發
的威武了比先時也胖了他這一得了官正該你樂呢反
倒愁起這些來他不好還有他的父母呢你只受用了的
就完了閑時坐個轎子進來和老太太鬪鬪牌說說話兒
誰好意思的委屈了你家去一般也是樓房厦廳誰不敬
你自然也是老封君似的了平兒斟上茶來賴嬷嬷忙站
起來道姑娘不管叫那孩子倒來罷了又生受你說着一
面吃茶一面又道奶奶不知道這小孩子們全要管的嚴
饒這麼嚴他們還偷空兒鬧個亂子來叫大人操心知道
的說小孩子們淘氣不知道的人家就說仗着財勢欺人

連主子名聲也不好恨的我沒法子常把他老子叫了來罵一頓纔好些因又指寶玉道不怕你嫌我如今老爺不過這麼管你一管老太太就護在頭裡當日老爺小時討你爺爺打誰沒看見的老爺小時何曾像你這麼天不怕地不怕的呢還有那邊大老爺雖然淘氣也沒像你這札窩子的樣兒也是天天打還有東府裡你珍大哥哥的爺爺那纔是火上澆油的性子說聲懣了甚麼兒子竟是審賊如今我眼裡看着耳躲裡聽着那珍大爺管兒子倒也像當日老祖宗的規矩只是着三不着兩的他自己也不管一管自己這些兄弟姪兒怎麼怨的不怕他你心裡明

白喜歡我說不明白嘴裡不好意思心裡不知怎麼罵我呢說着只見賴大家的來了接着周瑞家的張材家的都進來回事情鳳姐兒笑道媳婦來接婆婆來了賴大家的笑道不是接他老人家來的倒是打聽打聽奶奶姑娘們賞臉不賞臉賴嬷嬷聽了笑道可是我糊塗了正經說的話俱不說且說陳穀子爛芝麻的因為我們小子選了出來衆親友要給他賀喜少不得家裡擺個酒我想擺一日酒請這個不請那個也不是又想了又想托主子的洪福想不到的這麼榮耀光彩就傾了家我也原意的因此吩咐了他老子連擺三日酒頭一日在我們破花園子裡擺

幾席酒一臺戲請老太太太太們奶奶姑娘們去散一日
悶外頭大廳上一臺戲幾席酒請老爺們爺們增增光第
二日再請親友第三日再把我們兩府裡的伴兒請一請
熱鬧三天也是托着主子的洪福一場光輝光輝李執鳳
姐兒都笑道多早晚的日子我們必去只怕老太太高興
要去也定不得賴大家的忙道擇的日子是十四只看我
們奶奶的老臉罷了鳳姐兒笑道別人我不知道我是一
定去的先說下我可沒有賀禮也不知道放賞的吃了一
走可別笑話賴大家的笑道奶奶說那裡話奶奶一喜歡
要賞我們三二萬銀子就有了賴嬷嬷笑道我纔去請老

太太老太太也說去可算我這臉還好說畢叮嚀了一回
方起身要走因看見周瑞家的便想起一事來因說道可
是還有一句話問奶奶這周嫂子的兒子犯了甚麼不是
攆了他不用鳳姐兒聽了笑道正是我要告訴你媳婦兒
呢事情多也忘了賴嫂子回去說給你老頭子兩府裡不
許收留他兒子叫他各人去罷賴大家的只得答應着周
瑞家的忙跪下央求賴嬷嬷忙道甚麼事說給我評評鳳
姐兒道前兒我的生日裡頭還沒吃酒他小子先醉了老
娘那邊送了禮來他不在外頭張羅倒坐着罵人禮也不
送進來兩個女人進來了纔帶領小么兒們往裡抬小

么兒們倒好好的他拿的一盒子倒失了手撒了一院子
饅頭人去了我打發彩明去說他他倒罵了彩明一頓這
樣無法無天的忘八羔子還不攆了做什麼賴嬷嬷道我
當甚麼事情原來爲這個奶奶聽我說他有不是打他罵
他使他改過就是了攆了出去斷乎使不得他又比不得
是借家的家生子兒他現是太太的陪房奶奶只顧攆了
他太太臉上不好看依我說奶奶教導他幾板子以戒下
次仍舊留着纔是不看他娘也着太太鳳姐兒聽了便向
賴大家的說道旣這樣明兒叫了他來打他四十棍以後
不許他吃酒賴大家的答應了周瑞家的纔磕頭起來又

要與賴嬷嬷磕頭賴大家的拉着方霏然後他三人去了
李紈等也就回園中來至晚果然鳳姐命人找了許多舊
收的畫具出來送至園中寶釵等選了一回各色東西可
用的只有一半將那一半開了單與鳳姐兒去照樣置買
不得細說一日外面攀了絹起了稿子進來寶玉每日便
在惜春那邊幫忙探春李紈迎春寶釵等也都往那裡來
閑坐一則觀畫二則便於會面寶釵因見天氣涼爽夜復
漸長遂至母親房中商議打點些針線來日間至賈母處
王夫人處兩次省侯不免又承色陪坐閒時園中姐妹處
也要不時閑話一回故日間不大得閒每夜燈下女工必

至三更方寢黛玉每歲至春分秋分之後必犯舊疾今秋又遇賈母高興多遊玩了兩次未免過勞了神近日又復嗽起來覺得比往常又重所以總不出門只在自己房中將養有時悶了又盼個姐妹來說些閑話排遣及至寶釵等來望候他說不得三五句話又厭煩了衆人都體諒他病中且素日形骸姣弱禁不得一些委曲所以他接待不週禮數踈忽也都不責他這日寶釵來望他因說起這病症來寶釵道這裡走的幾個太醫雖都還好只是你吃他們的藥總不見效不如再請一個高手的人來瞧一瞧治好了豈不好每年間開一春一夏又不老又不小成甚麼

也不是個常法兒黛玉道不中用我知道我的病是不能好的了且別說病只論好的時候我是怎麼個形景兒就可知了寶釵點頭道可正是這話古人說食穀者生你素日吃的竟不能添養精神氣血也不是好事黛玉歎道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也不是人力可強求的今年比往年反覺又重了些似的說話之間已咳嗽了兩三次寶釵道昨兒我看你那藥方上人參肉桂覺得太多了雖說益氣補神也不宜太熱依我說先以平肝養胃爲要肝火一平不能尅土胃氣無病飲食就可以養人了每日早起拿上等燕窩一兩冰糖五錢用銀吊子熬出粥來若吃慣了比藥

還強最是滋陰補氣的黛玉歎道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極好的然我最是個多心的人只當你有心藏奸從前日你說看雜書不好又勸我那些好話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錯了實在悞到如今細細算來我母親去世的時候又無姊妹兄弟我長了今年十五歲竟沒一個人像你前日的話教導我怪不得雲了頭說你好我往日見他讚你我還不受用昨兒我親自經過纔知道了比如你說了那個我再不輕放過你的你竟不介意反勸我那些話可知我竟自悞了若不是前日看出來今日這話再不對你說你方纔叫我吃燕窩粥的話雖然燕窩易得但只我因身子

不好了每年犯了這病也沒甚麼要緊的去處請大夫熬藥人參肉桂已經鬧了個天翻地覆了這會子我又興出新文來熬甚麼燕窩粥老太太太鳳姐姐這三個人便沒話說那些底下老婆了頭們未免嫌我太多事了你看這裡這些人因見老太太太多疼了寶玉和鳳姐姐兩個他們尙虎視眈眈背地裡言三語四的何況於我况我又不正是正經主子原是無依無靠投奔了來的他們已經多嫌着我呢如今我還不知進退何苦叫他們咒我寶釵道這樣說我也是和你一樣黛玉道你如何比我你又有母親又有哥哥這裡又有買賣地土家裡又仍舊有房有地你

不過親戚的情分白生在這裡一應大小事情又不沾他們一文半個要走就走了我是一無所有吃穿用度一草一木皆是和他們家的姑娘一樣那起小人豈有不多嫌的寶釵笑道將來也不過多費得一副嫁粧罷了如今也愁不到那裡黛玉聽了不覺紅了臉笑道人家纔拿你當個正經人把心裡煩難告訴你聽你反拿我取笑兒寶釵笑道雖是取笑兒却也是真話你放心我在這裡一日我與你消遣一日你有甚麼委屈煩難只管告訴我我能解的自然替你解我雖有個哥哥你也是知道的只有個母親比你畧強些偕們也算同病相憐你也是個明白人何

必作司馬牛之歎你纔說的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明日家去和媽媽說了只怕燕窩我們家裡還有與你送幾兩每日叫了頭們就熬了又便宜又不驚師動衆的黛玉忙笑道東西是小難得你多情如此寶釵道這有甚麼放在嘴裡的只愁我在人跟前失於應候罷了這會子只怕你煩了我且去了黛玉道晚上再來和我說句話兒寶釵答應着便去了不在話下這裡黛玉喝了兩口稀粥仍歪在牀上不想日未落時天就變了淅淅瀝瀝下起雨來秋霖脈脈陰晴不定那天漸漸的黃昏且陰的沉黑兼着那雨滴竹梢更覺淒涼知寶釵不能來便在燈下隨便拿

了一本書却是樂府雜稿有秋閨怨別離怨等詞黛玉不覺心有所感亦不禁發於章句遂成代別離一首擬春江花月夜之格乃名其詞曰秋牕風雨夕詞曰

秋花慘淡秋草黃
耿耿秋燈秋夜長

已覺秋牕秋不盡
那堪風雨助淒涼

助秋風雨來何速
驚破秋牕秋夢續

抱得秋情不忍眠
自向秋屏挑泪燭

泪燭搖搖熱短檠
牽愁照眼動離情

誰家秋院無風入
何處秋牕無雨聲

羅衾不奈秋風力
殘漏聲催秋雨急

連宵脈脈復颼颼
燈前如伴離人泣

寒烟小院轉蕭蕭
踈竹虛牕時滴瀝

不知風雨幾時休
已教泪灑牕紗濕

吟罷擱筆方欲安寢了
鬢報說寶二爺來了一語未盡只

見寶玉頭上戴着大簪笠
身上披着簑衣黛玉不覺笑道

那裡來的這麼個漁翁寶玉忙問
今兒好些吃藥沒有今

兒一日吃了多少飯
一面說一面摘了笠脫了簑忙一手

舉起燈來一手遮着燈兒
向黛玉臉上照了一照覷着瞧

了一瞧笑道今兒氣色好了些
黛玉看他脫了簑衣裡面

只穿半舊紅綾短襖繫着綠汗巾
子膝上露出綠紬繖花

褲子底下是摺金滿繡的綿紗襪子鞞着糊蝶落花鞋黛
玉問道上頭怕雨底下這鞋襪子是不怕雨的也倒乾淨
寶玉笑道我這一套是全的有一雙棠木屐纔穿了來脫
在廊簷下了黛玉又看那簑衣斗笠不是尋常市賣的十
分細緻輕巧因說道是甚麼草編的怪道穿上不像那刺
蝟似的寶玉道這三樣都是北靜王送的他閒常下雨時
在家裡也是這樣你喜歡這個我也弄一套來送你別的
都罷了惟有這斗笠有趣上頭這頂兒是活的冬天下雪
戴上帽子就把竹信子抽了去拿下頂子來只剩了這個
圈子下雪時男女都帶得我送你一頂冬天下雪戴林黛

玉笑道我不要他戴上那個成個畫兒上畫的和戲上扮
的漁婆兒了及說了出來方想起來這話忒與方纔說寶
玉的話相連了後悔不迭羞的臉飛紅伏在桌上嗽個不
住寶玉却不小心因見案上有詩遂拿起來看了一遍又
不覺叫好黛玉聽了忙起來奪在手內燈上燒了寶玉笑
道我已記熟了黛玉道我要歇了你請去罷明日再來寶
玉聽了回手向懷內掏出一個核桃大的金表來睃了一
瞧那針已指到戌末亥初之間忙又揣了說道原該歇了
見攪的你勞了半日神說着披簑戴笠出去了又翻身進
來問道你想甚麼吃你告訴我我明兒一早回老太太豈

不比老婆子們說的明白黛玉笑道等我夜裡想着了明日一早告訴你你聽雨越下緊了快去罷可有人跟沒有兩個婆子答應有人外面拿着傘點着燈籠呢黛玉笑道這個天點燈籠寶王道不相干是羊角的不怕雨黛玉聽說回手向書架上把個玻璃綉球燈拿了下來命點一枝小蠟來遞與寶王道這個又比那個亮正是雨裡點的寶王道我也有這麼一個怕他們失脚滑倒了打破了所以沒點來黛玉道跌了燈值錢呢是跌了人值錢你又穿不慣木屐子那燈籠命他們前頭點着這個又輕巧又亮原是雨裡自己拿着的你自己手裡拿着這個豈不好明兒

再送來就失了手也有限的怎麼忽然又變出這剖腹藏珠的脾氣來寶玉聽了隨過來接了前頭兩個婆子打着傘拿着羊角燈後頭還有兩個小了鬟打着傘寶玉便將這個燈遞與一個小了頭捧着寶玉扶着他的肩一逕去了就有蘅蕪苑一個婆子也打着傘提着燈送了一大包燕窩來還有一包子潔粉梅片雪花洋糖說這比買的強我們姑娘說姑娘先吃着完了再送來黛玉回說費心命他外頭坐了吃茶婆子笑道不吃茶了我還有事呢黛玉笑道我也知道你們忙如今今天又涼夜又長越發該會個夜局痛賭兩場了婆子笑道不瞞姑娘說今年我大沾光

兒了橫豎每夜有幾個上夜的人悞了更也不好不如會
個夜局又坐了更又解了悶今兒又是我的頭家如今園
門關了就該上場兒了黛玉聽了笑道難爲你悞了你的
發財冒雨送來命人給他幾百錢打些酒吃避避雨氣那
婆子笑道又破費姑娘賞酒吃說着磕了一個頭外面接
了錢打傘去了紫鵝收起燕窩然後移燈下簾伏侍黛玉
睡下黛玉自在枕上感念賈釵一時又羨他有母有兄一
回又想寶玉素昔和睦終有嫌疑又聽見牕外竹梢蕉葉
之上雨聲浙瀝清寒透幕不覺又滴下淚來直到四更方
漸漸的睡熟了暫且無話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評曰

畫圖需用物件應接四十二回寫因鳳姐生日鬧事
擱起多日今借和事之後夾帶敘入替平兒抱不平
等語前後文氣仍打成一片無斷續痕迹又帶說監
社一層作陪襯更不單弱

鳳姐口中帶出邢夫人來叫引起下回賈赦要鴛鴦
情事

敘賴大得官請酒不但引出薛蟠被柳湘蓮痛打及
伏探春整頓大觀園且見榮府聲勢奴子俱爲正印
又反照後來賈政借銀之事

借賴嫵嫵口中訓說寶玉一番暗補甯榮兩府昔日
家教之嚴以形此時之放縱

補寫周瑞之子於鳳姐生日酒醉無禮一層為是日
鬧事餘波且見鳳姐生辰內外上下俱不安靜黛玉
心事向寶釵實說不但寫黛玉平日多心且見寶釵
賢德并暗寫出眾人背後議論

黛玉悶製風雨詞已難為情又見寶玉冒雨探望寶
釵致送燕窩更撩撥起無限感懷宜乎直到四更方
睡也

直宿人等開場聚賭為惹事根由妙於無意中帶出

紅樓夢卷四十五終

紅樓夢卷四十六

第四十六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尷尬人難免尷尬事

鴛鴦女誓絕鴛鴦偶

話說林黛玉直到四更將闌方漸漸的睡去暫且無話如今且說鳳姐兒因見邢夫人叫他不知何事忙另穿戴了一番坐車過來邢夫人將房內人遣出悄悄向鳳姐兒道呀你來不爲別的有一件爲難的事老爺托我我不得主意先和你商議老爺因看上了老太太屋裡的鴛鴦要他在房裡叫我和老太太討去我想這倒是平常有的事就是怕老太太不給你可有法子辦這件事麼鳳姐兒聽了忙

道依我說竟別碰這個釘子去老太太離了鴛鴦飯也吃
不下去的那裏就捨得了況且平日說起閑話來老太太
常說老爺如今上了年紀做什麼左一個小老婆右一個
小老婆放在屋裡耽誤了人家放着身子不保養官兒也
不好生做去成日和小老婆喝酒太太聽聽狠歡喜俗們
老爺麼這會子廻避還恐廻避不及反倒拿草棍兒戳老
虎的鼻子眼兒去了太太別惱我是不敢去的明放着不
中用而且反招出沒意思來老爺如今上了年紀行事不
免有點兒背晦太太勸勸纔是比不得年輕做這些事無
碍如今兄弟姪兒兒子孫子一大羣還這麼鬧起來怎麼

見人呢邢夫人冷笑道大家子三房四妾的也多偏偕們
就使不得我勸了也未必依就是老太太心愛的了頭這
麼鬍子蒼白了又做了官的一個大兒子要了做房裡人
也未必好駁回的我叫了你來不過商議商議你先派上
了一篇不是也有叫你去的理自然是我說去你倒說我
不勸你還是不知道那性子的勸不成先和我惱了鳳姐
兒知道邢夫人稟性愚弱只知承順賈赦以自保次則婪
取財貨爲自得家人一應大小事務俱由賈赦擺佈凡出
入銀錢事一經他手便尅扣異常以賈赦浪費爲名須得
我就中儉省方可償補兒女奴僕一人不靠一言不聽的

如今又聽邢夫人如此的話便知他又弄左性勸了不中用連忙陪笑說道太太這話說的極是我能活了多大知道甚麼輕重想來父母跟前別說一個了頭就是那麼大的一個活寶貝不給老爺給誰背地裡的話那裡信的我竟是個馱子拿着二爺說起或有日得了不是老爺太太恨得那樣恨不得立刻拿來一下子打死及至見了面也罷了依舊拿着老爺太太心愛的東西賞他如今老太太待老爺自然也是那樣了依我說老太太今兒喜歡要討今兒就討去我先過去哄着老太太等太太過去了我搭趣着走開把屋子裡的人我也帶開太太好和老太太說

給了更好不給也沒妨碍衆人也不得知道邢夫人見他這般說便又歡喜起來又告訴他道我的主意先不和老太太說老太太說不給這事便死了我心裡想着先悄悄的和鴛鴦說他雖害臊我細細的告訴了他他自然不言語就妥了那時再和老太太說老太太雖不依攔不住他愿意常言人去不中留自然這就妥了鳳姐兒笑道倒底是太太有智謀這是千妥萬妥別說是鴛鴦憑他是誰那一個不想巴高望上不想出頭的放着半個主子不做倒愿意做了頭將來配個小子就完了呢邢夫人笑道正是這個話了別說鴛鴦就是那些執事的大了頭誰不愿意

這樣呢你先過去別露一點風聲我吃了晚飯就過來鳳姐兒暗想鴛鴦素昔是個極有心胸識見的了頭雖如此說保不得他愿意不愿意我先過去了太太後過去若他依了便沒得話說儻或不依太太是多疑的人只怕疑我走了風聲使他拿腔作勢的那時太太又見應了我的話羞惱變成怒拿我出起氣來倒沒意思不如同着一齊過去了他依也罷不依也罷就疑不到我身上了想畢因笑道纔我臨來舅母那邊送了两籠子鷓鴣我吩咐他們炸了原要趕太太晚飯上送過來的我纔進大門時見小子們抬車說太太的車拔了纔拿去收拾去了不如這會子

坐了我的車一齊過去倒好邢夫人聽了便命人來換衣服鳳姐忙着伏侍了一回娘兒兩個坐車過來鳳姐兒又說道太太過老太太那裡去我若跟了去老太太若問起我過來做甚麼的倒不好不如太太先去我脫了衣裳再來邢夫人聽了有理便自往賈母處來和賈母說了一回閒話便出來假托往王夫人房裡去從後房門出去打鴛鴦的臥房門前過只見鴛鴦正坐在那裡做針線見了邢夫人站起來邢夫人笑道做什麼呢我看看你扎的花兒越發好了一面說一面便進來接他手內的針線看了一看只管讚好放下針線又渾身打量只見他穿着半新的

藕色綾襖青緞掐牙背心下面水綠裙子蜂腰削肩鴨蛋
臉烏油頭髮高高的鼻子兩邊腮上微微的幾點雀瘢鴛
鴦見這般看他自己倒不好意思起來心裡便覺咤異因
笑問道太太這會子不早不晚的過來做甚麼邢夫人使
個眼色兒跟的人退出邢夫人便坐下拉着鴛鴦的手笑
道我特來給你道喜來的鴛鴦聽了心中已猜着三分不
覺紅了臉低了頭不發一言聽邢夫人道你知道老爺跟
前竟沒有個可靠的人心裡再要買一個又怕那些牙子
家出來的不乾不淨也不知道毛病兒買了來家三日兩
日又弄鬼掉猴的因滿府裡要挑一個家生女兒又沒個

好的不是模樣兒不好就是性子不好有了這個好處沒
了那個好處因此常冷眼選了半年這些女孩子裡頭就
只你是個尖兒模樣兒行事做人溫柔可靠一槩是齊全
的意思要和老太太討了你去收在屋裡你不比外頭新
買新討的你這一進去了就開了臉就封你作姨娘又體
面又尊貴你又是一個要强的人俗語說的金子還是金子
換誰知竟被老爺看中了你如今這一來可遂了素日心
高志大的愿了又堵一堵那些嫌你的人的嘴跟了我回
老太太去說着拉了他的手就要走鴛鴦紅了臉奪手不
行邢夫人知他害臊便又說道這有甚麼臊處你又不用

說話只跟着我就是了鴛鴦只低頭不動身邢夫人見他
這般便又說道難道你還不愿意不成若果然不愿意可
真是個傻了頭了放着主子奶奶不做倒愿意做了頭三
年兩年不過配上個小子還是奴才你跟我們去你知道
我的性子又好又不是那不容人的人老爺待你們又好
過一年半載生個一男一女你就和我並肩了家裡的人
你要使換誰誰還不動現成主子不做去錯過了機會後
悔就遲了鴛鴦只管低頭仍是不語邢夫人又道你這麼
個爽快人怎麼又這樣積糴起來有甚麼不稱心之處只
管說與我我管保你遂心如意就是了鴛鴦仍不語邢夫

人又笑道想必你有老子娘你自己不肯說話怕臊你等
他們問你呢這也是理讓我問他們去叫他們來問你有
話只管告訴他們說畢便往鳳姐兒房中來鳳姐兒早換
了衣服因房裡無人便將此話告訴了平兒平兒也搖頭
笑道據我看來未必妥當平常我們背着人說起話來聽
他那主意未必是肯的也只說着看罷了鳳姐兒道太太
必來這屋裡商議依了還可若是不依自討個沒趣兒當
着你們豈不臉上不好看你說給他們炸些鶴鶉再有甚
麼配幾樣預備吃飯你且別處逛逛去估量着走了你再
來平兒聽說照樣傳與婆子們便逍遙自在的園子裡來

這裡鴛鴦見邢夫人去了必到鳳姐房裡商議去了必定有人來問他的不如躲了這裡因找了琥珀道老太太要問我只說我病了沒吃早飯往園子裡逛逛就來琥珀答應了鴛鴦也往園子裡來各處遊玩不想正遇見平兒平兒見無人便笑道新姨媽來了鴛鴦聽了便紅了臉說道怪道你們串通一氣來算計我等着我和你主子鬧去就是了平兒見鴛鴦滿臉愀意自悔失言便拉到楓樹底下坐在一塊石上越發把方纔鳳姐過去回來所有的形景言詞始末原由告訴於他鴛鴦紅了臉向平兒冷笑道只是僭們好比如襲人琥珀素雲紫鵲彩霞玉釧麝月翠墨

跟了史姑娘去的琴縷死了的可人和金釧去了的茜雪連上你我這十來個人從小兒甚麼話兒不說甚麼事兒不做這如今因都大了各自幹各自的去了然我心裡仍是照舊有話有事並不瞞你們這話我先放在你心裡且別和二奶奶說別說大老爺要我做小老婆就是太太這會子死了他三媒六聘的娶我去做大老婆我也不能去平兒方欲說話只聽山石背後哈哈的笑道好個沒臉的了頭虧你不怕牙疼二人聽了不覺吃了一驚忙起身向山後找尋不是別個却是襲人笑着走了出來問甚麼事情告訴我說着三人坐在石上平兒又把方纔的話說與

襲人襲人聽了說道這話論理不該我們說這個大老爺
真真好色了畧平頭整臉的他就不能放手了平兒道
你既不愿意我教你個法兒鴛鴦道甚麼法兒平兒笑道
你只和老太太說就說已經給了璉二爺了大老爺就不
好要了鴛鴦啐道甚麼東西你還說呢前兒你主子不是
這麼混說誰知應到今兒了襲人笑道他兩個都不愿意
依我說就和老太太說叫老太太就說把你已經許了寶
二爺了大老爺也就死了心了鴛鴦又是氣又是臊又是
急罵道兩個壞蹄子再不得好死的人家有爲難的事拿
着你們當做正經人告訴你們與我排解排解饒不管你

們倒替換着取笑兒你們自以爲都有了結果了將來都
是作姨娘的據我看來天底下的事未必都那麼遂心如
意的你們且收着些兒罷別忒樂過了頭兒二人見他急
了忙陪笑道好姐姐別多心偕們從小兒都是親姊妹一
般不過無人處偶然取個笑兒你的主意告訴我們知道
也好放心鴛鴦道甚麼主意我只不去就完了平兒搖頭
道你不去未必得干休大老爺的性子你是知道的雖然
你是老太太房裡的人此刻不敢把你怎麼樣難道你跟
老太太一輩子不成也要出去的那時落了他的手倒不
好了鴛鴦冷笑道老太太在一日我一日不離這裡若是

老太太歸西去了他橫豎還有三年的孝呢沒個娘纔死了他先弄小老婆的等過了三年知道又是怎麼個光景兒呢那時再說總到了至急爲難我剪了頭髮做姑子去不然還有一死一輩子不嫁男人又怎麼樣樂得干淨呢平兒襲人笑道真個這蹄子沒了臉越發信口兒都說出來了鴛鴦道事到如此臊一回子怎麼樣你們不信慢慢的看着就是了太太纔說了我老子娘去我看他南京我去平兒道你的父母都在南京看房子沒上來終久也尋的着現在還有你哥哥嫂子在這裡可惜你是這裡的家生女兒不如我們兩個只單在這裡鴛鴦道家生女兒

怎麼樣牛不喝水強按頭我不愿意難道殺我的老子娘不成正說着只見他嫂子從那裡走來襲人道他們當時找不着你的爹娘一定和你嫂子說了鴛鴦道這個娼婦專管是個六國販駱駝的聽了這話他有個不奉承去的說話之間已來到跟前他嫂子笑道那裡沒有找到姑娘跑到這裡來你跟了我來我和你說話平兒襲人都忙讓坐他嫂子只說姑娘們請坐我我們姑娘說句話襲人平兒都裝不知道笑說甚麼這麼忙我們這裡猜謎兒呢等猜了這個再去鴛鴦道甚麼話你說罷他嫂子笑道你跟我來到那邊告訴你橫豎有好話兒鴛鴦道可是太太和

你說的那話他嫂子笑道姑娘既知道還奈何我快來我細細的告訴你可是天大的喜事鴛鴦聽說立起身來照他嫂子臉上下死勁啐了一口指着罵道你快夾着你那秘嘴離了這裡好多着呢甚麼好話又是甚麼喜事怪道成日家羨慕人家的女兒做了小老婆一家子都仗着他橫行霸道的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看的眼熱了也把我送在火炕裡去我若得臉呢你們外頭橫行霸道自己就封了自己是舅爺我若不得臉敗了時你們把忘八脖子一縮生死由我去一面罵一面哭平兒襲人攔着勸他他嫂子臉上下不來因說道愿意不愿意你也好說不犯

着拉三拉四的俗語說的好當着姪人別說矮話姑娘罵我我不敢還言這二位姑娘並沒惹着你小老婆長小老婆短人家臉上怎麼過的去襲人平兒忙道你到別說這話他也並不是說我們你倒別拉三扯四的你聽見那位太太太爺們封了我們做小老婆况且我們兩個也沒有爹娘哥哥兄弟在這門子裡仗着我們橫行霸道的他罵的人自由他罵去我們犯不着多心鴛鴦道他見我罵了他他臊了沒的蓋臉又拿話調唆你們兩個幸虧你們兩個明白原是我急了也沒分別出來他就挑出這個空兒來他嫂子自覺沒趣賭氣去了鴛鴦氣的還罵平兒襲人

勸他一回方罷了平兒因問襲人道你在那裡藏着做什麼我們竟沒有看見你襲人道我因為往四姑娘房裡看我們寶二爺去的誰知遲了一步說是家去了我疑惑怎麼沒遇見呢想要往林姑娘家找去又遇見他的人說也沒去我這裡正疑惑是出園子去了可巧你從那裡來了我一閃你也没看見後來他又來了我從這樹後頭走到山子石後我却見你兩個說話來了誰知你們四個眼睛沒見我一語未了又聽身後笑道四個眼睛沒見你你們六個眼睛還沒見我呢三人嚇了一跳回身一看不是別人正是寶玉襲人先笑道叫我好找你在哪裡來的寶玉

笑道我從四妹妹那裡出來迎頭看見你走來了我就知道是我去的我就藏了起來哄你看你揚着頭過去了進了院子又出來了逢人就問我在那裡好笑只等我到了跟前嚇你一跳的後來見你也藏藏躲躲的我就知道也是要哄人了我就探頭往前看了一看却是他兩個所以我就遶到你身後你出去我就躲在你躲的那裡了平兒笑道偕們再往後找我去罷只怕還找出兩個人來也未可知寶玉笑道這可再沒有了鴛鴦已知這話俱被寶玉聽了只伏在石頭上粧睡寶玉推他笑道這石頭上冷偕們回房裡去睡豈不好說着拉起鴛鴦來又忙讓平兒來

家吃茶和襲人都勸鴛鴦走鴛鴦方立起身來四人竟往怡紅院來寶玉將方纔的話俱已聽見心中着實替鴛鴦不快只默默的歪在牀上任他三人在外間說笑那邊邢夫人因問鳳姐兒鴛鴦的父親鳳姐因說他爹的名字叫金彩兩口子都在南京看房子不大上來他哥哥文翔現是在是老太太的買辦他嫂子也是老太太那邊漿洗上的頭兒邢夫人便命人叫了他嫂子金文翔媳婦來細細說與他金家媳婦自是喜歡興興頭頭去找鴛鴦指望一說必妥不想被鴛鴦搶白了一頓又被襲人平兒說了幾句羞惱因來便對邢夫人說不中用他罵了我一場因鳳姐

兒在旁不敢提平兒說襲人也幫着搶白我說了我許多不知好歹的話回不得主子的太太和老爺商議再買罷諒那小蹄子也沒有這麼大福我們也沒有這麼大造化邢夫人聽了說道又與襲人甚麼相干他們如何知道的又問還有誰在跟前金家的道這有平姑娘鳳姐兒忙道你不該拿嘴巴子打他回來我一出了門子他就逛去了回家來連一個影兒也摸不着他他必定也幫說甚麼來着金家的道平姑娘沒在跟前遠遠的看着倒像是他可也不真切不過是我自忖度鳳姐便命人去快找了他來告訴我家來了太太也在這裡叫他來幫個忙兒豐兒忙

上來回道林姑娘打發了人下講字兒請了三四次他纔
去了奶奶一進門我就叫他去的林姑娘說告訴奶奶我
煩他有事呢鳳姐兒聽了方罷故意的還說天天煩他有
甚麼事情邢夫人無計吃了飯回家晚間告訴了賈赦賈
赦想了一想即刻叫賈璉來說南京的房子還有人看着
不止一家即刻叫上金彩來賈璉回道上次南京信來金
彩已經得了痰迷心竅那邊連棺材銀子都賞了不知如
今是死是活即便活着人事不知叫來無用他老婆子又
是個聾子賈赦聽了喝了一聲又罵混帳沒天理的囚攘
的偏你這麼知道還不離了我這裡嚇的賈璉退出一時

又叫傳金文翔賈璉在外書房伺候着又不敢家去又不
敢見他父親只得聽着一時金文翔來了小么兒們直帶
入二門裡去隔了四五頓飯的工夫纔出來去了賈璉暫
且不敢打聽隔了一會又打聽賈赦睡了方纔過來至晚
間鳳姐兒告訴他方纔明白且說鴛鴦一夜沒睡至次日
他哥哥回賈母接他家去逛逛賈母允了叫他家去鴛鴦
意欲不去只怕賈母疑心只得勉強出來他哥哥只得將
賈赦的話說與他又許他怎麼體面又怎麼當家做姨娘
鴛鴦只咬定牙不願意他哥哥無法少不得回去回覆了
賈赦賈赦怒起來因說道我說與你叫你女人向他說去

就說我的話自古嫦娥愛少年他必定嫌我老了大約他戀着少爺們多半是看上了寶玉只怕也有璉兒若有此心叫他早早歇了我要他不來已後誰敢收他這是一件第二件想着老太太疼他將來外邊聘個正頭夫妻去叫他細想憑他嫁到了誰家也難出我的手心除非他死了或是終身不嫁男人我就伏了他若不然時叫他趁早回心轉意有多少好處賈赦說一句金文翔應一聲是賈赦道你別哄我明兒我還打發你太太過去問鴛鴦你們說了他不依便沒你們的不是若問他他再依了仔細你們的腦袋金文翔忙應了又應退出回家也等不得告訴他

女人轉說竟自己對面說了這話把個鴛鴦氣的無話可回想了一想便說道我便愿意去也須得你們帶了我回聲老太太去他哥嫂只當回想過來都喜之不盡他嫂子卽刻帶了他上來見賈母可巧王夫人薛姨媽李紈鳳姐兒寶釵等姊妹並外頭的幾個執事有頭臉的媳婦都在賈母跟前奏趣兒呢鴛鴦看見忙拉了他嫂子到賈母跟前跪下一面哭一面說把刑夫人怎麼來說園子裡嫂子又如何說今兒他哥哥又如何說因爲不依方纔大老爺越發說我戀着寶玉不然要等着往外聘憑我到天上這一輩子也跳不出他的手心去終久要報仇我是橫了心

的當着衆人在這裡我這一輩子別說是寶玉便是寶金的當着衆人在這裡我這一輩子別說是寶玉便是寶金寶銀寶天王寶皇帝橫豎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着我一刀子抹死了也不能從命伏侍老太太歸了西我也不跟着我老子娘哥哥去或是尋死或是剪了頭髮當姑子去若說我不是真心暫且拿話支吾這不是天地鬼神日頭月亮照着臊子裡頭長疔原來這鴛鴦一進來時便袖內帶了一把剪子一面說着一面回手打開頭髮就鉸衆婆子了鬢看見忙來拉住已剪下半絡來了衆人看時幸而他的頭髮極多鉸的不透連忙替他挽上賈母聽了氣的渾身打戰口內只說我通共剩了這麼一個可靠

的人他們還要來算計因見王夫人在旁便向王夫人道你們原來都是哄我的外頭孝順暗地裡盤算我有好東西也來要有好人也來要剩了這個毛了頭見我待他好了你們自然氣不過弄開了他好擺弄我王夫人忙站起來不敢還一言薛姨媽見連王夫人怪上反不好勸的了李紈一聽見鴛鴦這話早帶了姊妹們出去探春有心的人想王夫人雖有委屈如何敢辯薛姨媽現是親姊妹自然也不好辯寶釵也不便爲姨母辯李紈鳳姐寶玉一發不敢辯這正用着女孩兒之時迎春老實惜春小因此聽外聽了一聽便走進來陪笑向賈母道這事與太太甚麼

相干老太太想一想也有大伯子的事小嬸子如何知道話未說完賈母笑道可是我老糊塗了姨太太別笑話我你這個姐姐他極孝順我不像我那大太太一味怕老爺婆婆跟前不過應景兒可是我委屈了他薛姨媽只答應是又說老太太偏心多疼小兒子媳婦也是有的賈母道不偏心因又說寶玉我錯怪了你娘你怎麼也不提我看着你娘受委屈寶玉笑道我偏着母親說大爺大娘不成通共一個不是我母親要不認却推誰去我倒要認是我的不是老太太又不信賈母笑道這也有理你快給你娘跪下你說太太別委屈了老太太有年紀了看着寶玉罷

寶玉聽了忙走過來便跪下要說王夫人忙笑着拉他起來說快起來斷乎使不得難道替老太太給我賠不是不成寶玉聽說忙站起來賈母又笑道鳳姐兒也不提我鳳姐笑道我倒不派老太太的不是老太太倒尋上我了賈母聽了與衆人都笑道這可奇了倒要聽聽這不是鳳姐兒道誰叫老太太會調理人調理的水葱兒似的怎麼怨得人要我幸虧是孫子媳婦我若是孫子我早要了還等到這會子呢賈母笑道這倒不是我的不是了鳳姐笑道自然不是老太太的不是了賈母笑道這樣我也不要了你帶了去罷鳳姐兒道等着修了這輩子來生托生男人我再

要罷賈母笑道你帶了去給璉兒放在屋裡看你那沒臉的公公還要不要了鳳姐兒道璉兒不配就只配我和平兒這一對燒糊了的饅子和他混罷說的眾人都笑起來了了頭回說大太太來了王夫人忙迎了出去要知端的再聽下回分解

評曰

此回賈赦要鴛鴦爲一百十一回鴛鴦自縊之根由雖事單寫一件事又夾寫邢夫人愚懦王鳳姐使乖鴛鴦向平兒襲人說做姑子還有一死的話姑子是賈一死是主伏殉主情事

鴛鴦正生氣時又間敘平兒襲人互相取笑不但文有生趣且見鴛鴦胸中已早認定一死字

賈赦向金文翔一番說話全是倚勢霸道俱在鴛鴦逆料之中此賈母一故鴛鴦所以必死也

探春勸賈母開脫王夫人鳳姐派賈母不是一個勸得有理一個派得有趣真是善於勸解者

正德通鑑四十六卷

翰林院編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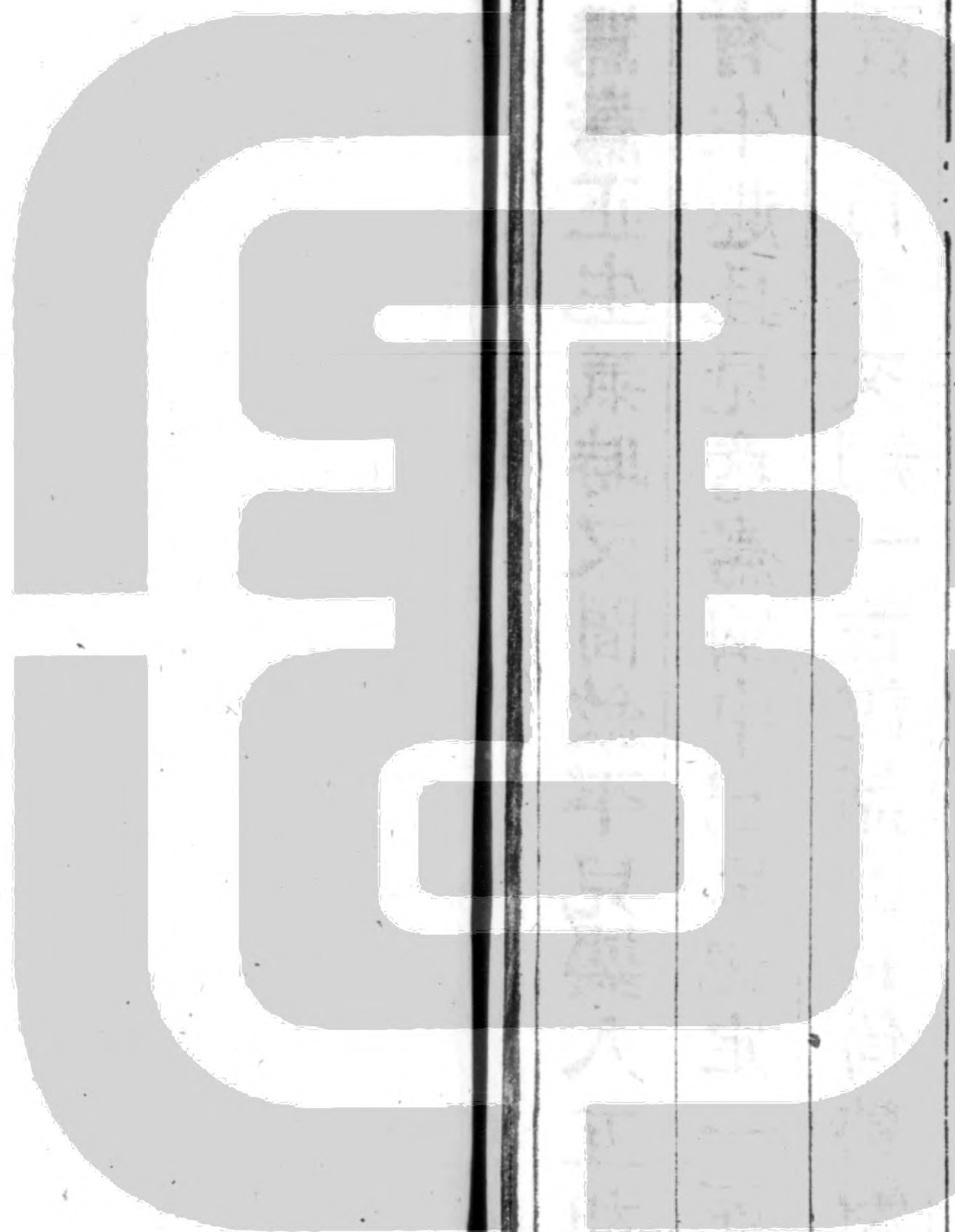
翰林院編修

翰林院編修

翰林院編修

翰林院編修

翰林院編修



卷一